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子種

王雲五主編

前 漢 書

莊適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書 漢 前

註選適莊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IONS FROM CHIEN HAN SHU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UANG SHIH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序言

漢書之作，始於班彪。彪以史記自武帝太初以後，皆缺而不錄，乃作後傳數十篇。彪子固，以所續未詳，又綴集所聞，斷代爲之，起高帝終平帝，訖王莽之誅，成爲漢書。而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卽卒，和帝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漢書之成，實經班氏父子三人之手。

史記起五帝，訖漢武，凡五十萬言，漢書祇記一代，乃八十餘萬言，論者每以是定二書之優劣。然不能云爾也。遷主行文，固主載事，故史簡而漢繁。況遷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固則如賈誼之治安策，鼂錯之言兵事，趙充國之屯田奏等，凡關於國家大計不可缺者，無不備載；他如司馬相如之論巴蜀檄，諫獵賦等，雖未見重要，亦可爲後世詞賦之祖。

固才較遷似遜，然其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與遷書異曲而同工。其於孔光張禹，直筆詆諆，盡情描寫，洵不愧爲良史。而文法之謹嚴，敘事之清晰，尤非瑜不掩瑕之范書可比。故其書初出，卽已傳誦一時。

本編已屬稿二次矣。第一次稿方在排比，而一二八之變作，盡付劫灰。今茲重作，期限迫急，疎漏益多，倘蒙當代史學家加以指正，不勝歡幸！

本編初著手時，選材多與從姊丈翁佩孚先生商榷而定；先生績學士，今歸道山，已六年矣，竟不覩是編之成也！此次助編之翁萃，卽其女公子；家學有自，而兩代與此書爲緣，亦可異已。

民元二十二年二月武進莊適識

目錄

高帝紀……………一

劉向傳……………五九

賈誼傳……………一〇三

鼂錯傳……………一四一

李陵蘇武傳……………一六九

司馬相如傳……………一九二

張騫傳……………二一一

霍光傳……………二二五

趙充國傳……………二五五

儒林傳序……………二八四

循吏傳序……………二九二

酷吏傳序……………二九五

游俠傳序……………二九七

高帝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①高祖名邦，字季。

②沛，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豐，秦沛縣邑，漢置縣，以至今。中陽里名。

媪，音奧（么），女考之稱。息，休而寐也。陂，音裨（夕一），澤之隄障。

④神，即龍也。遇，會也。媪，妊高

祖，夢與龍會也。⑤交與蛟同。⑥娠，即身也。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隆^{△△}高也。準[△]鼻也。顏[△]眉目間也。

○豁^{△△}如開大之貌。

○試^{△△}吏試用為吏也。

○泗^{△△}水名。泗^{△△}上^{△△}亭[△]泗

水亭也。在今沛縣東。秦法十里一亭。亭長長亭之吏也。

○廷[△]郡府廷也。

○王^{△△}武皆姓也。負[△]老母

也。貫[△]音世（尸）賒[△]欠也。

○酤[△]買酒也。

○讎[△]亦售。讎數倍價也。

○以簡牘為契券，折毀之。棄

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

○縱觀秦皇帝，

○喟然大息，

○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

矣！」

○繇[△]同徭，役也。咸^{△△}陽[△]秦都，漢為渭城縣，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縱[△]放也。放觀無忌。

○喟^{△△}然[△]歎貌。

大，讀如太，大息長歎息也。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

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

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

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卽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①單父讀如善甫，秦縣，卽今山東單縣。呂公名無考。②主吏功曹也。③進會禮之財，與噓同。主

主其收斂之事。④諸大夫謂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⑤給音待（勿劣），欺也。爲謁

書刺自言爵里。⑥上坐尊處也。⑦詘同屈，不安意。⑧闌希也，飲酒者半罷半在也。⑨動目

留之。⑩息，生也；息女，所生女。

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

○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吏休假曰告。○舖音通（勺×）以食食人也。老父請飲，后因食之。○言因有此男，故貴。

○言以君故得貴。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

○求盜亭卒也，亭有二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薛在今山東滕縣南。薛有作冠師，故使求盜往治之。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始皇死，葬驪山，故郡縣送徒士往役作。○亭△在澤中，因名。○被加也，被酒猶中酒也。○徑△經也。○醉後行數里而困，故臥也。○謂所言不實。○厭△入聲，鎮也。厭當之，鎮厭而自當之。○碭△音宕（勿尤）芒碭二山名，在今江蘇碭山縣東南。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薪，至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

以應諸侯，卽室家完；^①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②不能完父兄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③後秦種族其家，^④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⑤衆莫肯爲。高祖乃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擊鼓。^⑥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①陳涉名勝，陽城人，與吳廣首起伐秦。斬音其（〈一〉）秦縣，故治在今安徽宿縣。②陳秦縣，卽

今河南淮陽縣。

③武臣，陳人。張耳，大梁人。陳餘，大梁人。略行而取之，用力少。

④曹參爲掾，蕭何

爲主吏。

⑤時苦秦虐政，有逃亡辟吏。

⑥劫勢脅也。

⑦噲，音快（〈又〉歹）。

⑧城守，守城也。

⑨保依也。

⑩屠沛破沛城而盡殺其民也。

⑪完全也。

⑫能薄，能力薄弱也。

⑬就成也。

⑭

誅及宗族也。

⑤數音朔（尸×巳）頻數也。

⑥釁鼓殺牲血以塗鼓也。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儻與從弟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秦將章邯拒破之。

①吳地在今江蘇。

②儻音旦（勿弓）齊地在今山東。

③周章字文，陳人也。

④戲水名，在今

陝西臨潼縣東。

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

①胡陵秦縣，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南。方與讀如房預，秦縣，在今魚臺縣北。

②泗川即泗水郡，秦置，

漢改為沛郡，今江蘇安徽皆有地屬焉。監秦官名，平監之名也。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

得殺之。①沛公還軍亢父，②至方與。

①守官名。壯守名也。②咸秦縣，在今山東滕縣南。③得而殺之。④父，讀如甫；亢父，秦縣，在今

山東濟寧縣南。

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

十二月，楚王陳涉爲其御莊賈所殺。①

①涉爲章邯所敗，賈遂殺涉以降秦。

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①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②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③及魏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爲趙王，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④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⑤別將司馬巨

①將兵北定楚地，屠相。②至碭。③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④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⑤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⑥拔之，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⑦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①魏畏秦，徙大梁，故梁卽魏地，至梁惠王孫假爲秦所滅，乃徙豐。②封雍齒爲侯，令守豐也。③

雅素也。④東陽秦縣，故治在今安徽天長縣西北。甯君甯姓稱君也。秦嘉，凌人，初起於郟，號大司

馬。景駒，人姓名，楚族。⑤留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南。⑥從陳追討陳涉也。⑦巨，古尼字。

⑧相秦縣，故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北。⑨碭秦郡，以碭山名，今河南江蘇安徽皆有地屬之。⑩

蕭縣名，在今江蘇蕭西。蕭縣西北。⑪拔，攻克也。⑫下邑秦縣，故城在今江蘇山縣東。⑬五

大夫，秦第九爵，以五大夫爲將，凡十人也。

五月，項羽拔襄城還。⑭項梁盡召別將。⑮六月，沛公如薛。⑯與項梁共立

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四

○襄城縣名，在今河南。

○別將，小將別在他所者。

○如往也。

○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尤以懷

王入秦不返而哀之，故立其孫，以祖諡爲號，以順民望。

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章邯圍

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

○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

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

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還攻外黃。○外黃

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

梁定陶。○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

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爲魏王。

①臨濟城名，在今河南陳留縣西北。

②東阿漢縣，故城在山東陽穀縣東北，即今阿城鎮。

③師

敗曰北。

④城陽，即成陽縣，故城在山東濮縣東南。

⑤濮陽漢縣，在今河北濮陽縣南。

⑥環水

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

⑦定陶秦縣，故城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

⑧雍丘，即今河北杞縣治。

⑨三川秦郡，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地在今河南。李由，始皇相李斯子。

⑩外黃漢縣，故城在今河南

杞縣東。

⑪枚狀如箸，橫銜之，繫繞項上，所以止言語喧囂，令敵人不知其來也。

⑫陳留縣名，在

今河南。

⑬盱台秦縣，故治在今安徽盱眙縣東北，台與眙同。彭城，即今江蘇銅山縣。

後九月，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將碭

郡兵，以羽爲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

⑭碭郡長，即碭郡守也。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

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城陽」咸陽與杠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① 鉅鹿秦縣，卽今河北平鄉縣治。

② 王離秦舊將王翦孫。

③ 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

④ 諸

將畏秦，不以先入關爲利也。

⑤ 奮勢憤激也。

⑥ 慄音慄（父一么）卽剽字，疾也。悍，勇也。禍賊

好爲禍害而殘賊也。

⑦ 噍，嚼也；無噍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

⑧ 言楚兵前曾屢進攻取。

⑨

⑩

陳涉項梁攻秦，爲秦所敗。

⊕成陽，見前城陽。杠，音江（《尤》）；杠里，地名，在成陽西。

秦二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

⊖東郡秦置，地在今河北尉秦官。成武縣名，在今山東。

⊖栗，當時縣，即今河南夏邑縣。

⊖史失

姓名。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爲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

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爲廣野君，以其弟商爲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川，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龔戰犍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日。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

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①封其守，②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③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④遇番君別將梅銷，⑤與偕攻析酈，⑥皆降，所過毋得鹵掠，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⑦

①昌邑秦縣，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

②高陽聚邑名，在今河南杞縣西。

③酈食其讀如歷。

異基，陳留高陽人。監門官名。主啓閉監視。

④洗洗足也。

⑤開封邑名，在今河南開封縣南。

⑥

白馬秦縣，故城在今河南滑縣東。

⑦曲遇聚名，在今河南中牟縣東。

⑧滎陽地名，在今河南

⑨徇行示也。使人將行徧示衆士以爲戒。

⑩潁陽秦縣，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西南。

⑪以良累

世相韓，故因之。

⑫平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孟津縣東。

⑬直渡曰絕。

⑭雒陽卽洛陽縣，故城

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①嶺山名，在河南偃師縣東南，接鞏登封二縣界。陽城漢縣，故城在今

河南登封縣東南。②南陽秦郡地在今河南。犖秦縣，故城在今河南魯山縣東南。③宛秦縣，即

今河南南陽縣治。④遲明比天至明也。⑤舍人本親近左右之通稱，後為私屬官號。⑥乘城

上城而守也。⑦要約而許其降也。⑧封其郡守為侯也。⑨丹水水名，在今山東境。⑩胡陽

當時縣，在今河南沁源縣南。⑪番音婆（父己）即今江西鄱陽縣。吳芮為番令，故稱番君。⑫

酈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鄉縣東北。析漢縣，故城在內鄉縣西北。⑬瑕丘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滋

陽縣西。申陽人姓名。河南大河以南之地。

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

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

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

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黃山，^④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⑤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① 武關在陝西商縣東。

② 嶢關在陝西藍田縣東南。

③ 啗，音淡（勿弓），啗以利誘之以利也。

④ 黃山在陝西藍田縣南。

⑤ 藍田秦縣，故城在今陝西藍田縣西。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①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②封皇帝璽符節，^③降枳道旁。^④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⑤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⑥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丞相府圖籍文書。

① 霸上亦作灞上，在陝西長安縣東。

② 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絲條也。以組繫頸，示欲自殺也。

③ 皇帝璽，皇帝印也。符，卽信物也。

④ 枳道亦作軹道，在陝西咸陽縣東北。

⑤ 屬，讀如燭，委也。

④宮秦宮舍民房。謂已休息於宮，而令軍人居舍也。

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
①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②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③吾所以來，爲父兄除
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④」乃使人與
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
「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①族誅及宗族也。

②耦對也。棄市，斬也。稱其有異謀，故斬之。

③抵罪，罰當其罪也。

④按堵，無

遷動也。⑤要約也。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
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①母內諸侯軍，②稍徵關中兵

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

○函谷關在河南雒陽西南。○內讀若納。

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

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卽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

①亞，次也；亞父尊之次於父，項羽所以尊稱范增也。②饗士，以酒肉享士卒也。③旦日，明日也。

④季父，叔父也。項伯名繯，伯其字也。⑤特但也，但，空也。言勿空與沛公俱死而無所成名也。

⑥秋毫，纖細也。⑦籍，爲簿籍也。⑧巨，詎也。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

「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閒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鴻門坂名，今日項王營，在陝西臨潼縣東。○戮力并力也。○隙乖離不合也。○動目以諭

之也。○項莊羽從弟。○爲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也。○譙讓以辭責讓也。○置

留也。○紀下文紀通父也。○從僻路行歸軍也。○督過督責也。○閒行以至軍也。

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德，○何以

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陽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

○言約先入關者爲王，今沛公先入關，應如約，令沛公王關中。○積功曰伐。○陽，佯也。帝尊稱。

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當陽君英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舊名彭城爲西楚，羽欲都之，故以爲稱。

○梁，秦郡名，故治在今河南商邱縣。楚，秦郡名，治壽春。

兼有淮南之地，壽春卽今安徽壽縣。

○巴，蜀，皆秦郡，地在今四川。

○南鄭，漢縣，故城在今陝西。

南鄭縣東。

○廢丘，秦縣，漢爲槐里縣，故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

○櫟陽，秦縣，故城在今陝西。

臨潼縣東北。

○高奴，秦縣，故城在今陝西膚施縣東。

○洛陽，卽雒陽，見前。

○朝歌，漢縣，故城

在今河南淇縣東北。

○六安，秦縣，在今安徽六安縣北。

○江陵，縣名，在今湖北。

○郟，爲漢縣，在

今湖北黃岡縣西北。

○平陽，爲漢縣，故城在今山西臨汾縣南。

○臨淄，卽臨淄，縣名，在今山東西南。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

項羽無東意。

○楚，楚人也。諸侯，諸侯國人也。

○杜，秦縣，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蝕，音力（力一）谷名。

卽子午谷，在杜縣南。①襄中，襄谷之中，地在今陝西褒城縣東南。②棧道，閣道也。③視示也。

令羽知漢王無東出之意。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①多道亡還者。韓信爲治粟都尉，②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③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④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⑤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甯，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⑥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⑦」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⑧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

①謳音歐（又）齊聲而歌；一說齊地之歌。②治粟都尉官名，卑官也。③齊同齋。④秦法，有

罪，遷徒之於蜀漢。⑤企舉足聳身也。⑥鄉卽向也。⑦章邯司馬欣董翳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分部而署置也。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爲齊王。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故道秦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縣西北。○雍，爲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陳倉秦縣，故

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四好時爲漢縣，故城在陝西乾縣東。○五膠東地在今山東。○六鉅野爲

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鉅野縣南。○七三齊齊濟北膠東。○八遼東秦郡，地在今遼寧。○九蕭見前公

所以稱令角令之名也。○十徇略也。

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

○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陽夏秦縣，故城在今陝西韓成縣南。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

○彬爲漢縣，即今湖南彬縣。

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

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爲代王。

○藉借也。

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陝，卽今河南陝縣。

○鎮撫，安慰也。

○隴西，秦郡，地在今甘肅。

○若，或也。

○河上，郡名，後爲

馮翊。其北境與匈奴界，故繕治之。○田耕作也。

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

○平原，秦郡，地在今山東。

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

○北地秦郡，地在今甘肅。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爵，祿位也。民得爵，有罪可減。

○復，除其賦役也。

○繇，同徭。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

仁不以勇，義不以力，^①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②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③哀臨三日。^④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⑤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①臨晉秦縣，今陝西大荔縣治。

②河內漢郡，地在河南省。

③脩武爲漢縣，今河南獲嘉縣治。

④平陰津平陰之津，平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孟津縣東。

⑤新城漢縣，亦作新城，故城在今河南

洛陽縣南。⑥言仁者不能以勇服，義者不能以力服也。

⑦三王夏殷周也。

⑧袒音坦（去弓）

脫衣服之袖也。

⑨衆哭曰臨。

⑩三河河南河東河內。

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①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

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及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

① 切勢脅也，五諸侯魏韓代齊殷也。

② 高會大會也。

③ 靈壁小縣，在彭城東。睢音雖（尸×）。

睢水流經河南江蘇安徽三省。

④ 滕公夏侯嬰也。

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

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虞秦縣，故城在今河南虞城縣西南。○謁者官名。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五至則絕河津，^六反爲楚。^七

○傅讀如附，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京爲漢縣，在滎陽縣東南。索卽滎陽縣。○屬聯

也。恐敵抄襲，故築垣牆如街巷。○敖，地名，在滎陽縣西北山上，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謁請

也。○言斷其津濟，以距漢軍。○爲助也。

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

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雍州今陝西甘肅青海額濟納皆其地。

○渭州後爲京兆。中地後爲扶風。

○乘登也。謂登而

守之。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生猶言先生。

○言其幼少。

○詣至也。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

○陘，音形（去）X乙；井陘山名，在今河北井陘縣東北。

十一月……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皋。○

○且，讀如苴。○成皋，爲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汜水縣西北。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

斤以間疏楚君臣。

① 樛弱也。

② 樹立也。

③ 八難見本叢書史記留侯世家。

④ 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

⑤ 乃

汝也。公漢王自謂倨稱也。

⑥ 趨速也。

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欒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欒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① 請詐爲漢王以誑楚，而漢王得乘隙出走也。

② 黃屋，天子車也，以黃繒爲蓋，故稱。纛，音毒。

刀，() 毛羽幢也，置車衡左方。③之至也。④魏豹曾畔漢，故云。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關，○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自稱

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

① 轅生，轅姓諸生也。

② 走趨嚮也。

③ 輯，集合也。

④ 葉，爲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葉縣南。

⑤ 下

⑥ 邳，爲漢縣，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

⑦ 若汝也。

⑧ 今卽也。

⑨ 烹，同烹，煮而殺之。

⑩ 跳，同逃。

⑪ 成皋北門。

⑫ 在大脩武城東。

秋七月……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⑬軍小脩武，欲復戰，

⑭郟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

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⑮復擊破楚軍，燕郭西，⑯攻下睢陽

外黃十七城。⑰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王欲挑戰，

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⑱羽引兵東擊彭

越。

⑲ 鄉同嚮。

⑳ 積聚軍糧芻藁之屬。

㉑ 燕爲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東。

㉒ 睢陽秦縣，故城

在今河南商邱縣南。⑤從就也。

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

○信聞酈生已說下齊欲止，通說信不能因酈生說服齊而不攻，以示數萬大兵不如一儒生，信從其說，遂襲破齊。○高密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高密縣西南。齊王以爲酈生賣己，故烹殺之。

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

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四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澗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五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六自尊，罪二也。羽當以救趙還報，^七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八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

「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九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十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

成皋。

①汜水在河南汜水縣西境。②廣武山名，在河南河陰縣北。③昧，音末。(一)(二)(三)④罷讀如

疲。轉餉轉運餉饋也。⑤數數責也。⑥矯託也。卿子冠軍宋義也，卿子為褒稱，猶公子，冠軍為上

將，義之稱也。羽託懷王命殺義，詳本叢書史記項羽紀。⑦羽受命救趙，事畢，當還報。⑧新安為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滎池縣東。王其將，指章邯等。⑨傷胷而捫足，用安衆也。⑩勞慰勞也。

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

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

漢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癒，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①留

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①癒同愈。②臯懸首於木上也。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

○言邊境與楚權接。

○操持也。

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

八月初，爲算賦。○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爲平國君。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漢王從之。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北貉國名，在東北方。鼻騎，勇騎也。○鴻溝，在今河南滎陽縣。○罷，同疲。○幾，猶言機會也。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

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① 固陵，卽固始縣，漢置，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

② 分同份，言信越等未有益地之份。一說當

讀如字，作割地以與解。

③ 言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④ 穀城，秦置，卽今山東東阿縣。

⑤ 捐

棄也。

⑥ 壽春，秦縣，卽今安徽壽縣。

⑦ 舒，爲漢縣，故城在今安徽廬江縣西。言以舒之衆屠破六

縣也。

⑧ 並行並擊也。父，讀如甫。城父，爲漢縣，故城在今安徽亳縣東南。

⑨ 垓，下聚名，在今安徽

靈壁縣東南。

⊕東城秦縣，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

春正月，……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

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帝乃西都洛陽。

①亡同無。

②言安輯魏地，保其人衆也。

③與助辭。

④殊死死刑也。

⑤言比類相擬，無尊卑

之別也。

⑥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宜於後世也。

⑦辟同僻。

⑧言非稱頌所能盡。

⑨蓋臣民以被其德爲幸也。

⑩縮盧縮也。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

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媢而侮人，項羽
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
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
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
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原名徹侯，避武帝諱，爲通侯，又改爲列侯。

○媢，同慢。

○填，同鎮，安也。

○會，同搗。

○說，同

悅。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者
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未

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爲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

○謂橫爲王，徒屬爲侯也。○傳傳，傳車也，後用馬，謂之驛騎。

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

○說讀如銳，遊說也。○天子乘車而行曰車駕，長安爲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

○雲澤，澤名，在洞庭湖之南。

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

○復同，上下有道，故稱。

○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趣同讀曰促。

○亡同無。雍齒，曾背帝，以

豐爲魏，見前。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

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④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④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家令官名，掌食邑。

○擁彗持帚也。

○却退而行，恭之至也。

○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

號，非善其令父尊己也。

⑤被堅甲而執利兵也。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馬邑爲漢縣，卽今山西朔縣。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

曼丘△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
乘勝逐北，至樓煩。①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②遂至平城，③爲匈奴所
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④……

①銅鞮，△漢縣，故城在山西沁縣西南。②晉陽爲漢縣，故城卽今山西太原縣。③樓煩爲漢縣，

在今雁門關北。④言十人中有二三人墮指也。⑤平城爲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⑥

代秦郡，地在今河北。

……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
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
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

①卮，△飲酒器也。②亡，△同無亡賴，無可恃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也。③仲，△太上皇第二子也。力，△

也。④就成也。

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萬年爲漢縣，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

十一年，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

○夷，盡誅之也。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參合爲漢縣，故城在今山西陽高縣東北。

二月，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

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①伯，讀曰霸。

②特，獨也。

③中執法，官名。

④言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駕車遣之也。

⑤署

署書也。署行若云本身並無過犯。同儀署義若云身中面白，有無鬚也。署年書其年歲。

⑥免郡

守官也。

⑦癯，音隆（ㄉㄨㄥˋ）疲病也。

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

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愴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

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④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⑤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⑥……

①會[△]缶音檜垂（ㄍㄨㄛˇ）（ㄟㄨㄛˇ），鄉名，在蕪縣。②佐[△]酒助行酒也。③酒[△]酣飲而樂也。

④筑[△]音竹（ㄉㄨㄛˊ），樂器名，今無傳。⑤游[△]十行客也，悲願念也。⑥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

也。⑦復[△]見前。⑧與，讀如預，無有所與，不與徭役也。⑨言皆往邑西獻牛酒，故縣中空無人也。

⑩設帷帳而飲三日也。⑪洮[△]水，卽江蘇洮湖。⑫番[△]陽秦縣，卽今江西鄱陽縣。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

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⑤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⑥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①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②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③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④規摹弘遠矣！⑤

①不同否。

②提三尺劍也。

③烏鵲古名醫。

④戇，音撞（出又尤），愚也。

⑤乃汝也。言此時

汝亦終矣，不復知也。

⑥帝年四十二卽位，卽位十二年，壽五十三歲。

⑦長陵爲漢縣，故城在今

陝西咸陽縣東北。

④反還也。還之於正道也。

⑤尊號諡也。

⑥章程律令法式也。

⑦新語賈

所著書，凡十二篇。

⑧以鐵爲契，以丹書之，以金爲匱，以石爲室，示保慎也。

⑨給足也。日不暇給。

蓋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衆事煩多，日常汲汲也。

⑩規摹卽規模。弘大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

①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

龍氏，在商爲豕韋氏，②在周爲唐杜氏，③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

師，④魯文公世奔秦，⑤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⑥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

秦獲於魏，⑦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⑧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⑨遂爲

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

有秦晉梁荆之巫，^③世祠天地，綴之以祀，^④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斬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⑤

○[△]史史官也。蔡墨其姓名。

○[△]擾馴也。孔甲夏天子，少康六世孫。孔甲不道，天降二龍，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劉累學擾龍於豳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龍一雌死，以食夏后。○[△]范宣子

名匄。○[△]豕韋國名，嘗稱霸，地在今河南，商王武丁征克之，代以劉累之後。○[△]唐國名，地在今山

西太原。杜國名，漢爲杜縣，屬京兆，地在今陝西。商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

杜伯子隰叔奔晉，卽爲范氏祖。○[△]晉霸，主諸夏之盟，此時爲范氏。○[△]士師官名，主察獄訟。○

魯文公六年，晉襄公卒，范宣子祖父武子如秦迎公子雍，而趙盾已立靈公於國，武子因奔秦。○

武子既歸晉，其別族之留秦者，既無官邑，乃復劉累之姓。○[△]秦伐魏，劉氏隨軍，爲魏所獲，故又居

魏。○[△]魏爲秦遷，棄安邑之都，徙都大梁，及秦滅魏，遷大梁之都于豐，劉氏因亦徙梁徙豐。○[△]涉

猶入也。○[△]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意在博求神靈，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劉族留秦，

故有秦巫，①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②豐門荆，故有荆巫。③綴不絕也。④堯以火德王，漢承堯緒，協于火德，而周爲木德，秦但承周之後，漢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

劉向傳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

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①向爲高祖弟楚元王交玄孫，傳附交傳，故不著姓。②以郎挽車爲輦郎任用也。言以父德爲宗

正等官，陰庇及子而用爲輦郎。③王褒蜀人，字子淵，工文辭。張子僑亦工文，官至光祿大夫。④

德於昭帝時治劉澤詔獄，本傳作武帝時治淮南獄，誤。以武帝治淮南獄時，德甫數歲也。文之淮南，

指淮南王安謀反事。⑤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削見，無科罪專條，漢律惟有「鑄黃金棄市」

之語，故吏引以爲比。⑥石渠閣名，在未央大殿北，所以藏秘書。

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①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②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③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

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④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⑤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尙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⑥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令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⑦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⑧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

勝坐誹謗，繫獄二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諸吏加官也，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拾遺供奉諷諫，以救主人之遺失也。

後世因有拾遺之官。○許宣帝后許氏史。辰太子妃史氏。○客星素非習見而忽見之星也。昴

卷舌皆星名，卷舌在昴北。○外親母黨也。非常之事謂變事。○獨夫匹夫也。三獨夫謂蕭望之

周堪及向也。○貫謂緩恕其罪也。○興改作憲章也。○以病移山，不居官府也。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

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

○自白前事之寃也。

○置對立其罪辭也。

○時弘恭已死。

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咄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幾[△]黨也。○言以骨肉之親。○徵[△]證也。○剛[△]音同畎，田中之溝，六剛爲一畝。○倦[△]倦[△]思謹

之意，音讀與拳同。○惟[△]思也。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

邪議，歛歛相是，^㉑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㉒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㉓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替替。」^㉔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㉕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㉖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㉗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㉘霜降矣，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㉙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㉚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㉛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㉜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

尹氏世卿而專恣，^①諸侯背叛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②日食三十六，^③地震五，^④山陵崩阨二，^⑤彗星三見，^⑥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⑦火災十四，^⑧長狄入三國，^⑨五石隕墜，^⑩六鵠退飛，^⑪多麋，^⑫有蜮蜚，^⑬鸛鵒來巢者，^⑭皆一見；晝冥晦，^⑮雨木冰，^⑯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⑰八月殺菽，^⑱大雨雹，雨雪霽，失序相乘，^⑲旱飢，蝻螽螟，^⑳「冬蝻」蠡午並起，^㉑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㉒亡國五十二，^㉓諸侯奔走，^㉔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㉕伐其郊，^㉖鄭傷桓王，^㉗戎執其使，^㉘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㉙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㉚遂至陵夷，^㉛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厥，伯夷秩宗，夔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詔舜

樂名舉簫管之屬，言其備也。言韶樂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③擊鐘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

至和也。④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⑤雜遝聚積之貌。⑥虞芮二國君爭口，質成於周，入周境，

見其禮讓之風，乃感而退，以其所爭爲間田。⑦詩周頌詩廟語。於音烏（×）歎辭。穆美也。肅敬

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

行文王之德也。⑧詩周頌雖語。相助也。辟音壁（勺一）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

來，至止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⑨詩執競語。穰穰多也。

⑩詩思文語。飴遺也。釐讀如來。麴音牟（口又）言天遺此物也。⑪詩小雅角弓語。刺幽王也。良

善也。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⑫歛音翁（丁一）歛歛

與下訛訛，皆莫供職之意。⑬詩小雅小旻語。亦刺幽王也。訾音紫（丁）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

上，訛訛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遠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也。⑭撓屈也。

不爲衆曲而自屈也。⑮詩小雅十月之交語。刺幽王也。密勿眚勉也。瞽瞍衆聲也。言已眚勉行事，

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譖，嗷嗷然也。

⑤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

也。醜惡也。周之十月，爲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

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

⑥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

道，是爲災異，故令人甚哀也。

⑦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

理，不能用善人也。

⑧沸，湧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又也。言百川沸涌而

相乘，山頂隆高而覆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爲會莫創又也。

⑨詩小雅正月語。正月，夏之四月，爲正陽之月，故曰正月。繁多也。訛，僞也。將，大也。言王政乘舛，陽月

多霜，害於生物，故爲憂傷，而民人共爲僞言，以是爲非，排斥賢人，禍甚大也。⑩賢人在下，不肖居

上，故曰易位。

⑪彘，故城在今山西靈縣東北。厲王無道，國人叛而襲之，王奔彘。幽王無道，犬戎攻

王而殺之。

⑫不謂蔡伯爲奔也。

⑬尹氏，天子大夫，爲世卿，其卒也，經直書尹氏，以其爲世卿，非

禮也。

⑭孔子作春秋，自魯隱公元年起，至哀公十四年止，爲春秋時代，其間隱公十一年，桓公十

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⑤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四月乙未朔，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⑥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⑦隄，音豕（尸），下

類也。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⑦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

於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於東方。⑧常星，卽恆星，然非今

之所謂恆星也。夜間星與雨偕隕，事皆在莊七年。⑨桓十四年御廩，莊二十年齊，僖二十年西宮，

成三年新宮，襄九年宋，三十年宋，昭九年陳，十八年宋，衛陳，鄭定二年雉門及兩觀，哀三年桓宮，

四年亳社災，凡十四也。⑩長狄，春秋時夷國，一名鄆，在今山東歷城縣北境，一說，今高苑縣

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卽長狄所居。長狄有兄弟三人，一名榮，如之齊，一名喬，如之魯，一名焚，如之晉。

⑪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⑫鵲，水鳥名，謂是月六鵲退飛過宋都。⑬莊十七

年冬多糜。⑭蛾，短尾狐。莊十八年秋有蛾，蜚，害蟲名。莊二十九年秋有蜚。⑮鸛，鳥名，俗名八哥。

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鶴巢。⑯冥晦，昏暗也。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⑰木

冰氣著樹木，結爲冰也。事在成十六年正月。⑱僖三十三年經會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

何月；或謂七月疑爲十月之訛，周十二月爲夏十月，又應倒其文爲「十月霜降，草木不死，李梅實。

「文義卽俱顯云。

④菽，豆也。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也。周之十月，爲夏之八月。

⑤蠶，古雷

字。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

⑥蠶音沿（

一乃，）蝗子之未生翅者。蠶音終（出又乙，）卽螟也。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

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

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蝗生，饑，襄二十四年冬

大饑，桓五年秋蝥，僖十五年八月蝥，文二年秋雨蝥於宋，八年冬蝥，宣六年八月蝥，十三年秋十五

年秋蝥，襄七年八月蝥，哀十二年十二月蝥，十三年九月蝥，十二月蝥，隱五年九月蝥，八年九月蝥，

莊六年秋螟，皆是也。

⑦蠶午，猶雜沓也。⑧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

於寯氏，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弑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犇賊

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闞，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公於高梁，文元

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頽，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寧喜弑其君剌，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闞問王疾，縊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殺悼公，凡三十六。○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

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鄆，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三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_晉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邾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_○出奔也。_○貿_△戎_△，城名。_○成元年事。_○周邑。昭二十三年事。_○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事在桓五年。_○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執凡伯於楚丘。_○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天子召而不往也。_○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五大夫相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謂三君。_○陵_△夷_△卑_△替也。

「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_○忠讒並進，章交公車，_○人滿北軍，_○朝臣舛午，_○膠戾乖刺，_○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_○所以

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來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

○糅音狙（广一又）和也。○公車官署名，漢時應徵之人，皆田公家以車遞送至京，待詔此署。

此言上章於公車者多，不為處理也。○漢禁衛軍，在城內者為南軍，在城外者為北軍，此言諸待

詔者既上書後，詣北軍廩食而待報者多也。○舛，午違背也。○膠戾邪曲也。乖刺違忤也。言志

意不和，各相違背也。⑥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⑦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或同惑。⑧曹輩也。⑨言其相次如魚鱗。⑩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⑪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⑫列星恆星也。⑬雅頌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引伸其義爲盛世之樂。⑭初元元帝年號。⑮稠多也。

「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

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① 還收還也。

② 枉曲也。

③ 否泰皆易卦名，二卦相接。

④ 詩小雅角弓語，刺幽王好讒佞之詩。

也。際，音鏢（勺一么）；際，盛也。見無雲也。覲，音現（丁一弓）；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庶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

⑤ 鯀禹父。共工少皞氏之後。驩兜帝鴻氏之後。三人與三苗稱四凶，皆為舜放誅，詳下。

⑥ 管叔

鮮，蔡叔度，皆武王弟，周公輔成王，二人流言公將不利於王，公討而誅之。①迭互也。②季孟魯

世卿，皆桓公後，執國權，卑公室。③叔孫叔通也。④魯定公。⑤詩伯舟語，言石性雖堅，尙可

移轉，已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⑥易渙卦語，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⑦探湯

言其除難無所避也。⑧二府丞相御史也。調古諂字。

「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

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④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

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⑤何則，忠於爲國，無邪

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⑥

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⑦在上則引其類，在

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⑧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

在交戟之內，⑨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⑩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

上，如忽然用之。①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②而孔子有兩觀之誅。③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① 詆毀辱也。② 放言於外以誣人曰流言，爲飛書以詆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③ 謹謹也。

④ 此柏舟詩，喻仁而不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⑤ 傳遞也。比周阿黨也。⑥ 易乾卦語，飛龍喻賢

人也。⑦ 易泰卦辭，茹牽引也。茹類也。此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也。⑧ 伊尹，湯放

桀，伐夏有天下。⑨ 交戟，謂宿衛者。⑩ 歛歛，訛訛，註見前。⑪ 忽然，不加意也。⑫ 流共工於幽

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⑬ 兩觀，闕也。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爲魯司

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① 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② 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③ 考祥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④以揆當世之變，^⑤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⑥杜閉羣枉之門，^⑦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⑧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⑨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⑩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⑪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① 迹[△]察尋其餘迹而察之。

② 歷[△]歷觀也。

③ 原[△]謂思其本也。

④ 省[△]視也。

⑤ 揆[△]度也。

⑥ 險言

曰[△]誠。

⑦ 杜[△]塞也。

⑧ 炳[△]然明也。

⑨ 肺[△]附皆謂木皮也。

⑩ 向言己爲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於

木也。

⑪ 通[△]陳道也。

⑫ 以[△]由也。

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①無所取信。時長安令^②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③何邪？」

「興者，傾巧士，^四謂上疑堪。因順指^五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曰：「豐言堪猛，真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七猛槐里令！^八」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九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十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十一}卒不克明。^{十二}往者衆臣見異，^{十三}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曖昧說天，^{十四}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

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微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尙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尙書，尙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

○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

○長安見高帝紀。

○斷斷忿嫉之意，不可不滿也。時堪爲

光祿勳。④偏側不正，黠慧而偽曰傾巧。⑤順上意而言也。⑥同州鄉而居者為州里。⑦河

東，秦郡，在今山西境內，黃河以東之地也。⑧槐里，漢縣，故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⑨淑善也。

茂美也。⑩惛悞至誠也。⑪厭音壓（一廿）不伸也。⑫卒終也。⑬克能也。⑭異災異也。⑮

嗜讀如暗。⑯嗜昧不明也。⑰嘿同默。⑱靡無也。⑲詆毀也。⑳信同伸。㉑幹同管。言管主其

事也。㉒公車見前。㉓興比喻也。㉔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即今陝西中部之地都

水官名，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事。

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①專國權。兄弟七人，皆

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

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②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

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

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

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太后爲元帝后王氏。

○言中者，別於外也。

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

也。

○成帝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在建始二年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在鴻嘉元年罷昌陵，反故陵在永始元年，所謂反故陵，此卽文復歸延陵也。

○易下繫之辭。

○周以十一月建子爲正，爲天

統，商以十二月建丑爲正，爲地統，夏以十三月建寅爲正，爲人統，三統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

○詩大雅文王語。

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鬻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

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於周，行裸鬻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也。

○萌，同眈；民萌猶言

人民。

○雒陽見高帝紀。

○關中見高帝紀。

○効，徵賦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

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

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①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②堯葬濟陰，③丘壠皆小，④葬具甚微；舜葬蒼梧，⑤二妃不從，⑥禹葬會稽，⑦不改其列，⑧殷湯無葬處，⑨文武周公葬於畢，⑩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⑪樛里子葬於武庫，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⑬稱古墓而不墳，⑭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⑮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⑯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⑰而號，⑱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⑲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

○霸陵見文帝紀。 ○高岸夾水爲廁。 ○北山在今陝西北部，產美石。 椁外棺也。 ○紵絮可以

紵衣之絮也。斲也。言以紵絮斲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 ○錮鑄塞也。言厚葬則其中有可欲，

雖塞南山，亦如有間隙，爲人所發。 ○如薄葬則中無可欲，無人欲發，卽非石椁，亦不患有人掘取

也。 ○厚衣之以薪積薪以覆之也。不封不聚土爲墳也。不樹不種樹也。 ○橋山在今察哈爾涿

鹿縣東南。 ○濟陰在今山東荷澤縣東北。 ○丘壠冢墳也。 ○蒼梧爲漢郡，卽今廣西蒼梧縣。

○二妃堯之二女，皆舜妃，不從不從殉也。 ○會稽秦郡，今江蘇東部浙江部皆其地。 ○列肆

也。言不改市肆，無煩於民也。 ○不知其葬處也。 ○畢一名畢原，在今陝西境。 ○雍見高帝紀。

○樽里子秦惠王異母弟。 樽里子葬地，後爲武庫，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北。 ○防邑名，在今山東

曲阜縣東。 ○墓謂擴穴也。 墳謂積土也。 ○東南西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

表識。 ○贏博二邑名，皆在泰山，季子子死是間。 ○隱據也。高可手據，約四尺。 ○號復也，招魂

也。
⑤季子吳人。⑥弟言弟能順理也。

「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①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

①桓司馬，名魋。

②呂氏春秋有文，極言薄葬。

③嚴襄即莊襄。按漢文代昭嚴襄共四王，此云五

王者，蓋昭王之後尚有孝文王，傳脫孝文二字也。

④瘞埋也。

⑤驪山見尚帝紀阿山曲也。

⑥

多累石作槲於壙中，以爲離宮別館也。

⑦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以封之也。

⑧原量也。言

不可勝量也。

⑨藪埋也。

⑩周章陳勝之將。

⑪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

⑫繫隧

也，隧，地道也，曰平地下斜以入塋壙者。

⑬離遭也。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

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

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

奢儉之得失也。

○詩小雅篇。○卽莊公。○莊公丹桓宮之楹，刻其桷，以將迎夫人於齊，故飾之。○謂莊公子

子般、閔公皆被殺，僖公得立也。○國絕也。

「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堦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

○堦[△]下也。

○大萬^{△△}猶鉅萬。

○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

○謂[△]古閔字，憂病也。

「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顧反也。

○撫讀如摹，謂規度墓地也。

○言使衆民得安息也。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一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趙皇后昭儀及衛婕妤好也。

○孽，庶也。嬖，愛也。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

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案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一)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二)齊有田崔，^(三)衛有孫甯，^(四)魯有季孟，^(五)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六卿分晉，^(七)崔杼弑其君光，^(八)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九)三家者以雍徹，^(十)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十一)周大夫尹氏莞朝事，^(十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十三)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十四)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十五)危亡之兆。」

○雅素也。陳湯，瑕丘人，字子公，博達多謀。○向歷宣元成三朝，故云歷事三主。○六卿，智范中

行韓魏趙也。○田敬仲後及崔杼。○孫氏甯氏專衛族。○季孟見前。○田午併齊，稱田齊。

○智范中行後皆滅絕，韓魏趙益強，遂分晉而爲諸侯。○齊莊公名光。○衛獻公名衎，衛

公名剽，殤公實甯喜所弑。○八佾，古天子所用樂舞也。季氏用八佾，僭也。○三家，孟孫叔孫季

孫也。雍，詩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用之。○三家

久專魯政，至昭公卒被逐。○莒，同管，事見前。○經，春秋也。甚言其惡大甚也。今經文不見殺王

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書，洪範之辭。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爲之，則致凶害也。○語

見論語。言政不自君，下及大夫也。

「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

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

○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昭王母弟也。

○范雎，魏人，字叔，入秦，說昭王，言三人權太重，昭王寤

而黜三人。

○望夷，秦宮名，在渭北，渭州名，在今甘肅平涼縣西。秦二世齋於望夷宮，閻樂以兵殺

之。○席，因也。太后、呂后也。

○呂后立兄子呂台爲呂王，呂產爲梁王，呂祿爲趙王。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一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

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筦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①朱輪華轂貴者所乘也。

②青紫皆綬色，列侯紫，二千石青。貂蟬侍中常侍冠飾，貂爲貂尾。

③

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④五侯見後元后傳。

⑤寄託也。

⑥言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

治公之道也。

⑦東宮太后所居也。

⑧筦同管。

⑨忤逆也。恨讀如很，遠也。

⑩示宗室親近而

反逆也。

⑪磐互磐結而交互也。

⑫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因處盛位，見詩十月之交，武安

田蚡也，封武安侯，武帝母王皇后異父弟。上官昭帝后上官氏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④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⑤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⑥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⑦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⑧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滅，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⑨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

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①

①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②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上林漢苑

在陝西長安縣西豎尾鄠縣界。③濟南漢郡，在今山東境。王氏之先，爲濟南東平陵人。④說者

謂垂係甬之誤，甬與插，古字通也。⑤阜隸，卑賤之人也。⑥內親也。言婦人應內夫家，外父母家，

而皇太后反外夫家，故云非福。⑦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⑧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

⑨易上繫之辭。⑩中壘校尉官名，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

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精思於經術，晝誦書

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

……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①周公

戒成王：「毋若殷王紂。」②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③亦言湯以桀

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

焉！

①蜀郡見高帝紀。

②雍同壘。

③見書益稷。丹朱堯子也。敖同傲。丹朱以不肖稱。

④見書亡逸。

⑤詩大雅蕩語。

「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①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②自建始以來，③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④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⑤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⑥孟陬無紀，⑦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⑧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⑨太白經天而行，⑩無雲而雷，⑪枉矢夜光，⑫熒惑襲月，⑬夔火燒宮，⑭野禽戲廷，⑮都門內崩，⑯長人見臨洮，⑰石隕于東郡，⑱星孛大

角，大角以亡。^(四)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

○竟寧^{△△}，武帝年號。

○比頻也。

○建始^{△△}，成帝年號。

○稠密也。

○易賁卦辭。

○攝提^{△△}，星名也。

隨斗构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

○首時，為孟正月為陬。

○薄同迫。

○四孟^{△△}，四時之孟。

月也。辰星常見四仲月。

○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

經天也。

○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此象其獨號令而無臣也。○枉^{△△}

矢，流星也，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

○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

○夔^{△△}，災也。

野鳥入處，主主人將去。

○內崩^{△△}，內向而崩。

○臨洮^{△△}，秦縣，即今甘肅岷縣。

○東郡^{△△}，見高帝紀。

○大角，星名，為天王坐席，流星菲之，因伏不見。

『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

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

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

不兩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五星^{△△}金木水火土也。東井^{△△}星名，秦之分野。高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主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日月行交通之衝也，相薄而既也，蓋陰氣盛，薄奪日光也。

「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應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

○雉，音邁（尸又），雄雉鳴也。殷高宗時，越有雉雉，見書高宗彤日。管蔡流言，周公東避，天大風拔

木，見書金縢。○殷高宗享國百年。○成王因天變，迎周公歸，天乃反風復反也。○嚮，同響。

○狼狽同羆，羆，款誠之意也。奸犯也。

「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①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②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侖來以圖。」^③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④指圖陳狀。」上輒入之，^⑤然終不能用也。

① 炎[△]，火光上侵之意。紫宮^{△△}，卽紫微，天帝座，天子之居也。② 易上繫之辭。③ 書洛誥之辭。侖[△]，使

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④ 問暇也。⑤ 納其言也。

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①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持挾制也。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見論語。

⊖孫況，卽荀卿也。

⊖命世，有名於世也。

⊖向因洪範，乃集合上古以來至漢，災異

符瑞，行事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向多著述，既卒，子

歆嗣父業，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路△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三統曆△曆法名，亦劉歆著。步推也，推考天文也。⑦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⑧言赤眉之亂，漢諸陵皆被發。⑨論語：「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此言向諒直多聞，可謂益也。

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①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②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③而嘗學事焉，^④徵以爲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⑤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⑥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⑦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文帝謙讓未皇也。^⑧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⑨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

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①屬文能爲文也。②秀美也。③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④據此，吳公爲漢汝南郡上蔡人。

⑤事之而從其學也。⑥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⑦法正也。⑧草創造也。⑨皇暇也。文帝

以初卽位，不暇改制也。⑩絳絳侯周勃灌嬰東陽侯張相如典客馮敬害忌也。⑪傳吳芮元

孫差。

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④

①適同謫。②湘水出湖南零陵縣陽海山，北流入江。③諭譬也。④所刪卽弔屈原賦。已選本

叢書漢魏六朝文。

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不祥鳥也。誼既以適

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

○自廣^{△△}自遣憂累也。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

○釐[△]，胙也。宣室^{△△}，在未央殿所。

○漸迫近誼，聽說其言也。

○梁懷王名揖。

○數問國家之事。

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爲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㊱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㊲禮：「祖有功而宗有德。」^㊳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㊴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㊵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㊶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㊷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㊸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㊹願幸無忽！^㊺臣謹稽

之天地，^(四)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

① 擬[△]比也。言上比天子也。

② 淮南厲王長，齊北王興居，皆因叛逆受誅。

③ 匡[△]正也，正其失也。建

立也，立制節也。

④ 言不可盡條記也。

⑤ 言實謂治安者，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諛也。

⑥ 厝

置也。

⑦ 舛[△]逆背逆也。

⑧ 衡決猶橫決，決潰壞也。

⑨ 搶攘音僇壤，^(出)紛亂貌。

⑩

紀理也。

⑪ 帝喜射獵，故誼問二事之中，何者爲急。

⑫ 軌道言遵法制也。

⑬ 賓服言以服貢賓

見於王。

⑭ 鄉同嚮。

⑮ 數術也。謂得治天下之道術。

⑯ 有功者祖之，有德者宗之。

⑰ 顧[△]廟

文帝所立。

⑱ 父母兄弟妻子，是爲六親。

⑲ 經紀猶綱紀也。

⑳ 程式也。

㉑ 下風素豫也。少知

治體者，誼自謂下風在風之下向，言斥下風，謙辭也。

㉒ 素豫也。

㉓ 忽怠忘也。

㉔ 稽考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一)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二)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三)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四)今吳又見告矣。^(五)天

子春秋鼎盛，^(四)行義未過，^(五)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六)權力且十此者。^(七)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八)今令此道順^(九)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十)豈有異秦之季世。^(十一)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一能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十二)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十三)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十四)張敖王趙，貫高爲相，^(十五)盧綰王燕，^(十六)陳豨在代，^(十七)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十八)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十九)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二十)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二十一)諸

公幸者，迺爲中涓，^①其次厪得舍人，^②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
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惠至渥也，^③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④又非身封
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⑤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
者，曰疏，^⑥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⑦元王王楚，^⑧中子王趙，^⑨幽
王王淮陽，^⑩共王王梁，^⑪靈王王燕，^⑫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
陛下卽位，能爲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⑬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⑭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⑮
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⑯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⑰幸而來
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⑱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⑲適
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⑳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

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阨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①夫大也。言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②傷也。言上數爲憂所傷。

③淮南厲王長。④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爲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⑤時吳王又不循漢法，

有告之者。⑥鼎方也。⑦言未有失也。⑧莫大最大也。⑨此十倍於此也。蓋謂淮南齊北，

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爲變，使諸侯相襲是跡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爲患莫大也。⑩語見

六韜，音衛（X）曝乾火也。⑪道由也，由順不爲叛逆。⑫墮呼規切（厂X）毀也。抗

舉也。劉割頸也。謂抗其頭而到之也。⑬曩時昔時也。⑭韓信故韓王孽孫，與匈奴反太原。⑮

貫高爲敖相，謀反，誅。⑯盧縮與陳豨相通，高帝崩，亡人匈奴。⑰陳豨以趙相守代，以反，誅。⑱

亡，同無亡恙，猶言尚在也。⑲殺雜也。⑳仄，同側，仄室，卿大夫之副貳也。席藉也。言淮陰侯等非

有副貳之勢，爲之憑藉也。①內侍曰中涓。②厯同僅。舍人，官名，掌宮中之政，近侍官也。③惠

古德字，渥，厚也。④角競也，校也。⑤言無一歲平安也。⑥諉，託也，謂尙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放

反。⑦悼，惠王名，肥，高祖子，封於齊。⑧元，王名，交，高祖弟，封於楚。⑨中，十名，如意，高祖子，封於

趙。⑩幽，王名，友，高祖子，封淮陽。⑪共，王名，恢，高祖子，封於梁。⑫靈，王名，建，高祖子，封燕。⑬

自以爲於帝爲微時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⑭擅，專也。⑮戴，蓋也。⑯屋，天子車制，以黃繒爲裏，

故稱。⑰不軌，不修法制也。⑱致，至也。⑲圓，祝相顧也。⑳悍，勇也。㉑馮，敬，名，忠，直，爲御史大夫，

奏淮南厲王誅之。⑳匈，同胸。言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爲刺客所殺。㉒徵，證驗也。㉓甌，古

禍字。

「屠牛坦」①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②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

③至於醜髀之所，非斤則斧。④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

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醜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⑤臣以爲不缺則

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

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①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②所以數償之。^③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④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⑤柴奇開章之計不萌。^⑥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⑦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⑧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美^⑨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① 屠牛坦屠牛者不坦也。

② 芒刃鋒刃也。頓同鈍。

③ 理肌肉也。解判也。衆理解謂其肌肉易解。

判處。

④ 髓上骨也。髀股骨也。斤斫木刀也。以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⑤ 嬰加也。⑥ 二國皆反誅。

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也。

⑦ 倚胡依賴匈奴也。

⑧ 用役用之也。

⑨ 大計大勢也。已語終辭。

⑩ 輻車輪中直木，內輳於轂，外入於牙者，湊同輳，聚也。言人物之聚集，如車輻之聚於轂而並進也。

①須待也。②或謂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存地爲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爲之徙其侯國，並封其子孫於他所也。③償還也。言數復還其削地。

④倍同背。⑤利幾項氏將降漢爲侯，以反誅。⑥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⑦赤子謂幼

君。⑧植置也。言但置遺腹以朝先帝裘衣，而天下亦不亂。委垂也。⑨五美明廉仁義後嗣永安

也。

『天下之勢，方病大瘡，①一脛之大幾如要，②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

可屈信，③一二指搖，身慮亡聊，④失今不治，必爲鋼疾，⑤後雖有扁鵲，⑥不能

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齧，⑦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⑧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⑨惠王之子，親兄子也，⑩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⑪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

下，⑫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齧，可痛哭者，此病

是也！

① 腫，脛氣足腫也。

② 要，同腰。

③ 信，同伸。

④ 搖動而痛也。聊賴也。

謂一二指痛，則身懼若無所

恃賴，喻諸侯有一二反者，則天下爲之震動，不可保也。

⑤ 鋼疾，堅久之疾。

⑥ 扁鵲，古之良醫也。

⑦ 蹠，古蹠字，蹠，腳掌也。腳掌也。蹠，古戾字，戾，曲也。言足掌反曲，不可行也。

⑧ 楚元王，高帝之

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謂王郢也。

⑨ 時楚王戊在位。

⑩ 齊悼惠王子哀王襄也。

⑪ 哀

王子文王則也。

⑫ 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

也？下也。今匈奴曼嫫，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⑬ 今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⑭ 是主上之操也。⑮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

上，首顛居下，⑯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⑰ 倒縣而已，又類辟，

且病痺。⑱ 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病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

輕得復，⑲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⑳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㉑ 將吏被介冑而睡，臣

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①可爲流涕者此也！

① 媿[△]同悔。

② 亡[△]已不可止也。

③ 徵[△]召也。令號令也。

④ 操[△]操持也。

⑤ 顧[△]反也。

⑥ 寘[△]同但。

⑦ 辟[△]同避，足不能行也。痲風病。

⑧ 長爵[△]世及之爵也。言雖有長世之爵，猶赴征役，不得復除也。

⑨ 五尺小兒也，言無大小，皆當自爲戰備。

⑩ 斥度[△]也。候視也。烽[△]土魯也。燧[△]，火也。邊方有寇至，則

晝舉烽，夜燔燧，以相告警也。

⑪ 醫[△]誼自謂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甌不息，長此安窮！^①

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②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③ 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

官，^④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

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⑤不搏反寇而搏畜菟，^⑥翫細

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可爲流涕者此也！

①言以此爲久長，何所究竟也。②無治安之具。③言其人民少也。④存其國號而屬於漢者

爲屬國。⑤中行說奄人。漢使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⑥彘野豕。⑦

菟同兔。

「今民賣僮者，①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②內之閑中，③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④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⑤薄紈之裏，⑥縵以偏諸，⑦美者黼黻，⑧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⑨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_レ屈者，⑩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⑪而富民騰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⑫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

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① 僮隸妾也。

② 偏諸，今縵帶之類。言以偏諸爲履之緣口也。

③ 閑，賣奴婢闌也。

④ 入廟則服

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

⑤ 縠，紗之縐，襞促縮者。言以白縠爲面也。

⑥ 紈，熟絲織物。言以薄紈

爲裏也。

⑦ 縵，音妾（方一廿）謂以偏諸縵著之也。

⑧ 黼，織爲斧形也。繡刺爲衆文也。

⑨ 言

得其節而合宜也。

⑩ 屈，謂財力盡也。

⑪ 阜，緇也。緇，厚繒也。

⑫ 孽，同孽，庶賤也。

⑬ 言待時而

發也。

⑭ 大上也。言毋動爲上計也。

⑮ 無尊卑之差也。

⑯ 冒，犯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燕子者利，不同禽

獸者亡幾耳。①然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②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醜之節，③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④威震海內，德從天下，⑤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⑥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⑦奪兩朝之器，⑧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⑨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⑩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⑪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⑫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⑬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⑭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⑮此

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③不修則壞。筦子^④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不」爲寒心哉！^⑤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⑥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⑦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⑧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而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⑨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揖，^⑩中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①商鞅也。

②贅[△]以物質錢也。謂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爲奴隸，而不恥也。其贅而不

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壻，當時賤之。

③慮[△]大計也。言以擾鉏借與其父，遂容色自矜，以爲有

恩德於父矣。

④言母取其箕箒，立而責讓也。

⑤公舅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

之甚也。⑥稽計也。相與計較也。⑦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故諠謂其去禽獸無幾也。⑧歷六國顛仆六國也。⑨反還也。廉醜廉恥也。⑩大賢高祖也。起扶持也。謂高祖扶持天下之危亂也。⑪言天下從其德也。⑫慮大率也。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大率非顧行之善惡也。⑬剗音掇（勿×己）割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此寢蓋陵上之寢也。⑭擗拔也。兩廟高帝惠帝廟也。⑮剗切也。⑯言矯偽之人，詐爲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輿而行郡國也。⑰言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也。⑱恬安也。⑲慮大率也。適當也。謂事當然也。⑳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之務在科條微斂也。㉑紀理也。㉒植建也。偃偃也。㉓管仲也。㉔謂若以管子爲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而廉恥可也。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爲之恐懼也。㉕虛同墟。㉖幾同冀。㉗今卽也。經常也。㉘執持而順行之也。㉙維所以繫紘。楫所以刺紘也。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道教訓之。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

習，迺得爲之；^㉑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㉒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㉓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學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矣；^㉔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㉕而匡其不及，^㉖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㉗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㉘徹膳之宰，^㉙進善之旌，^㉚誹謗之木，^㉛敢諫之鼓，^㉜瞽「史」夜誦詩，^㉝工誦箴諫，^㉞大夫進謀，士傳民語。^㉟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㊱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㊲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㊳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㊴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㊵步中采齊，^㊶趣中肆夏，^㊷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

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⑤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⑥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⑦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⑧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理之指，^⑨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⑩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

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①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②此時務也。

①暴短促也。

②適始也。

③下下車也。

④趨疾行也。

⑤赤子嬰兒也。

⑥繖抱，即繖緜，見宣

帝繖緜注。

⑦保安也。

⑧傳輔也。

⑨道導也。

⑩宴閒居也。言閒居時隨時輔道也。

⑪端士

正直之士也。

⑫耆同嗜。

⑬爲行也。

⑭妃色，妃匹之色。

⑮官官舍也。

⑯險同踰，謂越制也。

⑰則法也。

⑱匡正也。

⑲百姓百官也。輯和也。

⑳有過則記。

㉑有闕則減膳以諫。

㉒進

善言者立於旌前。

㉓譏惡事者書之於木。

㉔欲顯諫者則擊鼓。

㉕瞽無目者。

㉖工習樂者

也。⑳傳告也。士卑不得逕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也。民語傳，所謂庶人謗也。

㉗不媿，回不攘，不

攘，言受教不辭也。

㉘中道，從容中道也。

㉙朝日於朔，夕月於望，皆祭名也。

㉚餽，同饋，饋醬，食

禮也。天子親祖割牲，執醬而饋。

㉛行車行也。鸞和車上鈴也。

㉜采齊樂詩名。

㉝肆夏樂詩名。

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作，謂與其節相應也。⊙告訐謂面相斥罪，而又告發也。⊙

艾，讀如刈。菅茅也。⊙亟急也。⊙諭曉告也。⊙智同知，識也。⊙貫同慣，積貫，積習所慣也。

⊙爲助也。言其人行事，雖至老死，各不相助也。⊙書呂刑之辭。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

獲其利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

取舍中^④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⑤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⑥儼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

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①將然將有其事也。

②顧反也。

③眇，細小也。

④語見論語。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

德義化之，使其無訟也。

⑤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

⑥極中也。

⑦中，去聲。上言審，此言

中，理自明白。

⑧裕，饒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①廉遠地，②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③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④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⑤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

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暈，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④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⑤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⑥然則堂不亡陛虐？被戮辱者不泰迫虐！⑦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⑧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⑨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⑩輸之司寇，⑪編之徒官，⑫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⑬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日，吾亦迺可以加此也。⑭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⑮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⑯豫讓事

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①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②豫讓斃面吞炭，^③必報襄子，^④五起而不中，^⑤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⑥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庠列士，^⑦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⑧隗詬亡節，^⑨廉恥不立，且不自好，^⑩苟若而可，^⑪故見利則逝，^⑫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⑬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⑭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⑮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⑯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

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一)尙遷就而爲之諄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二)聞譴何，則白冠鰲纓，^(三)盤水加劍，^(四)造請室而請臯耳。^(五)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六)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七)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八)曰子大夫自有過耳，^(九)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十)嬰以廉恥，^(十一)故人矜節行。^(十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十三)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十四)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十五)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十六)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

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①陛九級上，天子階九等，每一尺爲一級也。②廉側隅也。③陵乘也。④官師一官之長也。

⑤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料也。⑥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⑦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

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⑧僞同罵。⑨迫迫天子也。⑩閹樂殺二世於望夷宮，當以重法，卽決

死之謂，言二世見弑，由秦上刑罰之積習使然。⑪苴履中藉也。⑫縶謂以長繩係之也。⑬司

寇，或謂應作司空，按有犯法者，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司空主刑徒之官，下司寇小吏亦嘗作

司空小吏。⑭編，次列也。徒役徒也。⑮榜亦笞也。⑯言知尊貴者之吾亦可一旦加以非禮。

⑰言死則死耳。⑱頓辱困辱也。⑲智伯滅中行氏。⑳智伯伐趙，趙陰結韓魏，共滅智伯。

⑤ 釁[△]同以物塗面也。吞炭以變其聲也。⑥ 襄子趙君，名無恤。讓爲智伯報仇，必欲刺死之。⑦ 五

起行刺五次也。⑧ 畜亦遇也。⑨ 列同烈。⑩ 頓同鈍。⑪ 龔音頡（丁一廿）龔詬恥也。⑫

自好猶言自喜也。⑬ 若猶然。⑭ 逝往也。⑮ 挺取也。⑯ 粹同萃，集也。⑰ 簠簋盛飯器也。

⑱ 罷讀如疲，廢於事也。軟弱也。⑲ 諱古呼字。⑳ 譴責也。何同也。域界局也。㉑ 白冠喪服也。

⑳ 釐纓以毛作纓，一說以毛作纓，於古未聞，必有誤。㉒ 盤水者，示之以意，水性平，若有罪，君以平法

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㉓ 請室請罪之室。㉔ 中罪不至死之罪。弛毀也。盪見前。言聞命免衣

冠，就桎械，自毀其容儀，不待上使人戾頸而加禡辱也。㉕ 自裁自殺也。㉖ 捭持頭髮，抑按之也。

㉗ 子男子之美號也。㉘ 熹讀如喜，好也；好爲志氣也。㉙ 嬰加也。㉚ 矜尚也。㉛ 言唯爲主

耳，不念其身也。㉜ 金城喻其堅不可拔。物類也。志意也。言臣各效死取義，則爲國家不振之基，聖

人有金城之語，正比類此意也。㉝ 夫讀如扶。㉞ 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

御制也。㉟ 喪失也。㊱ 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者，彼謂戮辱貴臣者，言不爲此，而反久行彼也。

⑤誼上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至此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也。⑥甯城，穰人，爲人獵賊任威，武帝時，爲內史，酷吏之一也。

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①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②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③豪植而大強，④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⑤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⑥適足以餌大國耳。⑦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⑧以爲不可，故斬去，⑨不義諸侯而虛

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旼，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旼，難以言智；苟於亡事，畜亂宿旼，[⊕]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

使人臣得無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者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

① 侯國無子則國除，故誼上書請益封梁淮陽也。② 一二傳世也。③ 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

④ 言矜豪自植立太過於強也。⑤ 言蕃扞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⑥ 廛同僅。

黑子卽麇子也。⑦ 餌謂爲其所吞食。⑧ 蝟，蟲名，其毛如刺。⑨ 斬同芟，刈也。⑩ 上東門在雒陽。

雒陽，雒陽見高帝紀。⑪ 畢，盡也。⑫ 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也。⑬ 謂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

⑭ 新剽，漢縣，故城在今安徽太和縣北，著直藥切（屮又巳）相聯屬也。河，大河也。⑮ 捷，接也。

亦謂相聯屬也。言梁地北屬於河，淮南之地，南屬於江也。江，長江。⑯ 二世言己身及太子嗣位之時。

⑰ 恬安也。少，謂年少。⑱ 頤，指動頤指使也。⑲ 畜同蓄。⑳ 孰，同熟。㉑ 言問也，言問連用。

複語也。㉒ 財，少也。言陛下少幸從也。㉓ 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東嶽也。㉔ 高陽，見高帝紀。

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

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接續也。

○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也。

○白公勝，春秋時楚平王之孫，太子

建之子也，大父卽祖父，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

○剡，利也。匈，同胸。

○靡，盡也。言與仇

人俱滅斃也。

○言漢之勝布得存，直天幸耳。

○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故不取也。

○子

胥父奢爲楚平王所殺，子胥亡吳，以吳兵伐楚，入楚都，時平王已死，掘其尸而鞭之。^①闔閭謀爲王，聘勇士刺諸刺死吳王僚，荆軻爲燕刺秦始皇，兩人行刺，皆於殿中。上句及此，言非顯稱兵，卽行刺也。^②假借也。言如立四子爲王，是猶借賊以兵，爲虎添翼也。

梁王勝墜馬死，^③誼自傷爲傅無狀，^④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⑤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⑥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⑦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⑧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蓋有兩名也。

○無善狀也。

○齊文王名則，齊悼惠王肥孫也。

○誼

前疏言梁足扞齊趙，淮陽足禁吳楚，帝慮齊大難制，故棄文王之薨，分封以弱之。

⑤膠東膠西菑

川濟南也。○淮南王安，衡山王賜也。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

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伊尹管仲也。

○玄默謂沈深寡言也。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

○賈誼書謂賜之盛服車乘，

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係縛也。○以已通疏遠也。

⑤賈誼著述名新書，凡五十八篇。

鼂錯傳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尙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

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錯，讀如措。

○潁川秦郡，在今河南境。

○申不害商鞅，皆戰國時刑名家。軹，漢縣，故城在今河

南濟源縣東南，今名軹城鎮。張恢軹縣刑名家也。生卽先生。

○雒陽見高帝紀。

○培，被舉又

學士爲此官也。故太常官屬，主故事。

○隋同峭峻狹也。

○伏生名勝，字子賤，世稱伏生，濟南

人也。

○稱師法而說其義。

○舍人門大夫皆太子官屬，錯初爲舍人，後爲門大夫也。

○術數

謂法制治國之術也。

○言何用知事也。

○說謂所說之義也。

○意謂如伯魚之須仲尼，教乃

讀詩書也。

○家令，官名，秦置太子家令，漢因之，主倉穀飲食。

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隴西見高帝紀。

[○]言將永挫折也。

[△]底同砥。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

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簫，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①合刃謂交兵也。

②漸讀如澱，浸也。

③常流之水曰經，川大陁曰阜。

④曼衍猶連延也，屬音

蜀（尸X）續也。⑤遠離也。⑥長戟，古兵器名，長二丈四尺。⑦楯與盾通。⑧荏苒（尸）

X弓，亂也，亂或謂之荏，至秋堅成則爲荏，葦葭也。⑨蒙龍覆蔽之貌。⑩鉞，鐵把短矛也。⑪

集齊也。⑫畢，盡也。⑬解，同懈。⑭金，金鉞也，所以止衆鼓，所以進衆，扞意也。言趨利弗及，避難

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也。⑮鏃，矢鋒也。⑯省視也，兵謂器械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

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①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②今匈奴地形技藝，

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③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

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④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

平原易地，⑤輕車突騎，⑥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⑦勁弩長戟，射疏及遠，⑧則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⑨則匈奴之兵，

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⑩則匈奴之革笥木薦，⑪弗能支也；下馬地鬪，

劍戟相接，去就相薄，^③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④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① 易平也。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② 彼我力弱，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

之也。③ 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④ 弗與弗如也。⑤ 罷同疲。⑥ 易亦平也。

⑦ 突騎言其饒銳，可用衝突敵人。⑧ 撓亂攪亂也。⑨ 疎遠闊也。⑩ 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⑪ 材官有材力者。騶讀如騶，騶發疾發也。的謂所射之準臬也。⑫ 革筥以皮作如鏡者，被之木薦

以木板作，如楯。⑬ 薄迫也。⑭ 給猶供也。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①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②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

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俛仰△今同俯仰。

○謂蹉跌不可復起也。

○義渠諸戎之國，今甘肅舊慶陽府及涇州之地。

○

財△今少也。

○璽書文書之用印章爲信者。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章稱璽，故璽書惟天子得用之，蓋

卽詔敕之別稱也。○三者謂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也。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築塞河上，南攻揚粵，^①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②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③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④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⑤其人密理，^⑥鳥獸毳毛，^⑦其性能寒。^⑧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⑨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⑩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⑪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⑫以計爲之也；^⑬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⑭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⑮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⑯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⑰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

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①勸農力木勸貴粟也，民入粟者得賜爵，得除罪，文載漢書食貨志。②揚粵百粵之一種，在今江

西境。③勢地勢也。④積與漬通，漬死病死也。⑤樹木之皮厚三寸，土地寒故也。⑥酪畜乳

也。⑦密理謂其肌肉也。⑧毳細毛也。⑨能讀如耐。⑩能讀如耐。⑪債音奮（ㄉㄨˋ），僵

仆也。⑫闔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未及發右而秦亡。⑬北謂敗退也。⑭言自計亦

爲利而願爲之也。⑮蒙冒犯也。⑯言無絲毫之酬報也。⑰漢律，人出一算，算二百錢，復音伏

（ㄉㄨˋ），復除也。⑱猛火曰烈，喻天下之禍如猛火也。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

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放於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

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

南瞬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

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塹，古野字。○晦，古畝字，南畝耕種之處也。

「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旱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①縣官爲贖。②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③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①更代易也。

②不知其所能，則備禦之方不具。

③因山川地形之便，而爲之高其城深其塹也。

④蘭石城上雷石也。一名礮石。

⑤渠答鐵蒺藜也。

⑥調謂算度之。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

以上也。

⑦虎落，以竹篾相連遮落之，用以護城也。於內城小城之中間，以虎落圍繞之，故曰中周

虎落也。

⑧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皆除其罰，令居之也。

⑨初徙之時，縣官且

廩給其衣食，迨能自供贍乃止也。

⑩卿謂左庶長以上之爵也。

⑪言胡人入冠，驅略漢人及畜

產，苟有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

⑫言縣官爲備價贖之也。

⑬言其功萬倍於東

方之戍卒也。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將送也。益，澗也。

○稱副也。

○廣同曠。虛同墟。謂徙遠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

○阡陌，田間

小路，以區畧田畝者。

○二內，東房西室也。

○之往也。

○言其所種之樹，畜積長茂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①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②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③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④可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⑤壹大治，則終身創矣。⑥欲立威者，始於折膠，⑦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⑧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①五百帥名也。 ②有保護之能者也。 ③正即政字。 ④還，讀如旋；旋踵，回旋其足也。 ⑤意，礙

也。 ⑥創，懲艾也。 ⑦膠，弓村也，秋至氣始凝，膠乃勁而可折，折膠即彎弓意。匈奴每應候來寇邊，

故錯言當乘時立威也。④使其得勝，逞氣志而去。

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①四極之內，②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③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④以翼天子；⑤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⑥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⑦並建豪英，以爲官師，⑧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⑨各帥其志，⑩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大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⑪當此三道，⑫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四)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五)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施延也。

○四極四方之遠處也。

○言四遠之賢士，聞其勤求之命，咸來匡輔之也。

○四比音

界（ㄣ一）和也。

○五翼助也。

○六琳美也。

○七從同縱，亂從謂項羽也。

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下，故曰亂從。

○八師長也，以爲一官之長也。

○九主郡吏謂郡守也。

○十帥遵也。

○十一當受策之時，

非止錯一人，故曰二三大夫也。

○十二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

○十三休美也。

○十四篇簡牘也。

○十五毋爲

有司枉撓也。

錯對曰：「平陽侯臣奮，^(一)汝陰侯臣竈，^(二)潁陰侯臣何，^(三)廷尉臣宜昌，^(四)

隴西太守臣昆邪，^(五)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六)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

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七)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

祖，齊桓得筮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①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②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③藏於金匱，^④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留等適以臣錯充賦，^⑤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

①曹密參子。

②夏侯嬰子也。

③灌嬰子也。

④逸其姓。

⑤公孫昆邪。

⑥列侯九卿及郡守

舉賢良，故錯爲留等所舉。

⑦力[△]牧[△]黃帝之臣也。

⑧講[△]謂講義也。

⑨自託不明是謙退。⑩謂

史傳也。

⑪以玉爲版也。

⑫以金爲匱也。

⑬充[△]賦[△]謂充貢於庭也。

「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①處于法宮之中，②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③燭以光明，④亡偏異

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⑤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⑥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親理萬機之事。

○[△]法宮路寢正殿也。

○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

○[△]燭照也。

○露凝如膏

也。

○[△]財氣陰陽不正之氣爲災者也。

「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

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

⊖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施延也。

「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臯，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

之逆者，請而更之，^⑧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⑨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⑩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

①屬委也。

②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也。

③矜自伐也。

④機發也。陷，窳也。

⑤顧同。

履，若今言履質也。

⑥知與取財以賞功，無妄費也。

民亦知爲安己而用財，故不恨也。

⑦從讀如

縱。

⑧更改也。

⑨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以致傷國也。

⑩騫，損也。污，辱也。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①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

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媯。○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非謗不治鑄

錢者除，^①通關去塞，^②不孽諸侯，^③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④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⑤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⑥親耕節用，視民不奢，^⑦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

①言臣亦不及三王之佐也。

②輯和也。

③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

④爲恐懼而爲諂諛也。

⑤憊痛也。言痛苦於下也。

⑥吏家仕宦之家也。

⑦覆蔭也。露膏澤也。

⑧本事農事也。言帝王親率農耕也。

⑨媯亦苛也。

⑩亡，同無。亡帑，謂除收帑相坐律。

⑪除鑄錢律，聽民得自鑄也。

⑫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縛。

⑬孽，疑也。言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也。

⑭罪人各用輕重，不亡

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爲庶人也。

⑮宮刑也。

⑯各就其國也。

⑰視，同示。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

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①而賢聖不廢也。^②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③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④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⑤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⑥然莫能望陛下清光，^⑦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⑧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⑨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⑩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⑪繇是遷中大夫。

①謂當時神明周於事。

②謂後世聖賢稱其功。

③言各當其時，務立功名也。

④能令當世之

人明曉理道，勉爲善良，斯謂之天子也。⑤資質也。財與材通。⑥已語終之辭。⑦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⑧恐上神明不周，致有廢事也。⑨究竟也。⑩高第等第之高者，凡舉官選士，成績優美者皆稱之。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①多不好錯。

①益及諸大功臣也。

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堦中，①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堦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請問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堦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堦，迺堦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②罷朝，因怒謂長史。③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絲此與錯有隙。

○太上廟卽太上王廟。塽內垣之外游地也。

○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長史官名。漢相國

丞相府置長史。

○支郡在國之四濶者也。

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誹。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漢初常語，相稱以公。

○讓責也。

○言固當如此也。

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

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㊀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㊁甚恨。上卒問盜。^㊂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㊃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令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㊄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盜爲泰常，密裝治行。

○調計發之也。○即就也。○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卒竟也。○分音問（ㄉㄨ）言各

有定地也。○顧念也。誠實也。

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陶青也。○皆逸其姓。○屬委也。○徐僮臨淮二縣也。臨淮，漢郡，在今安徽境。○誑云乘

車，案行市中也。○朝衣朝服也。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

「道軍所來，①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②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③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④多奇計。建元「年」中，⑤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①言從軍所來也。

②拑口△謂緘默不發言也。

③杜塞也。

④成固△漢縣，故城在今陝西成固縣

西北。

⑤建武△帝年號。

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

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論語：「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知之也。」○趙奢卒，趙使其子括爲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得不坐。

李陵蘇武傳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陵，李廣孫也，附廣傳，故不著姓；廣傳選入本叢書史記。○居延，居延，塞名，在甘肅西北境。○

勇敢，兵士之號。○酒泉，即今甘肅酒泉。張掖，漢郡，在今甘肅境。

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

○貳師將軍李廣利也。大宛，大宛，古國名，在大月氏之東北，今俄屬佛爾哈那州即其地也。○五

校兵此軍五營兵也。△△ ① 敦煌漢郡。在今甘肅境。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西州，在今新疆境。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① 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②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③ 射命中。④ 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⑤ 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⑥ 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⑦ 亦羞爲陵後距。⑧ 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⑨ 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敎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⑩ 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⑪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郭，⑫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⑬ 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

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四)因騎置以聞。^(五)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六)具以書對！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
地^(七)。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
爲郎。

○^(一)天山，一名折羅漫山，脈起於新疆疏勒西北葱嶺之烏赤別里山。○^(二)未央宮有武臺殿。○^(三)扼

捉持也。○^(四)命中所指之處，卽中之也。○^(五)毋同無。○^(六)猶言不須騎也。○^(七)博德故曾爲伏波將

軍，破南越。○^(八)距同拒。博德自以資深，以居陵後拒敵爲羞。○^(九)浚稽山名，當在今喀爾喀土喇河

及鄂爾渾河之間。○^(十)西河，在甘肅平羅縣。○^(十一)鈎營地名。帝疑陵，因徙博德出師道。○^(十二)遮虜障

路博德所築，卽居延城，亦曰居延塞，在今甘肅金塔縣北邊外蒙古額濟納旗。○^(十三)龍勒水，在今外

蒙古西部。○^(十四)抵至也。受降城，在今綏遠境烏刺特旗北，卽漢九原北塞外。○^(十五)騎，置謂驛騎也。

○^(十六)帝疑陵，敕博德上書求至春乃征西也。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一)以大車爲營。
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三)聞
金聲而止！」^(四)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五)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
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
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六)兩創者將車，^(七)一
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八)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
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
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九)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十)
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十一)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
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十二)單于下走。是
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

兵乎？」諸當戶^④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

○東西浚稽兩山間。

○陵以此車載輜重，固行陳，備衝突也。

○行胡剛切（尸尤）。

④縱擊

之也。

⑤金鉞也。

⑥搏戰，手對戰也。

⑦受三創者不能行，載之於輦。

⑧將挽也。

⑨擊鼓進

士，而士氣不起也；一說，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⑩龍城在今內蒙古界。

⑪葭卽

蘆也。

⑫預自燒其旁艸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

⑬連弩，一弩可發數矢者。

⑭當戶，匈奴官名也。

也。

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

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四)「一日」百五十萬矢皆盡，卽弃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六)軍吏持尺刀。^(七)抵山，^(八)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九)士卒多死，不得行。

①領軍之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管敢被校尉笞五十，乃亡降匈奴。②潁川見鼃錯

傳。③爲濟南王辟光相也。④南越今廣東廣西地。⑤鞬汗山在遮虜障西北百八十里。⑥

徒，但也。輻輪轆也。斬而持之，以當軍器。⑦以弩戟都盡，但持短刀。⑧入罽汗山也。⑨壘，同雷；

壘石，亦謂藺石，用以禦敵者。陵居谷中，虜在山上，故以壘石投之。

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①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

還歸^③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容^④况於將軍乎！
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人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⑤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⑥期至遮虜鄣者相待。^⑦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⑧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

① 便衣不介冑，猶古人免冑，欲致死於敵也。

② 言一身獨取也。

③ 勸陵且降匈奴，後求得間道，

而徑歸漢也。

④ 趙破奴曾沒匈奴，後仍亡歸也。客遇，猶寬待。

⑤ 兵矢之屬。

⑥ 糲，乾飯。半，讀如

判，大片也。

⑦ 與軍士別，有先至遮虜鄣者，留駐以待後至也。

⑧ 擊鼓之聲，溫以沐，大敗之徵也。

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

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輾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① 殉從也。

② 媒酒教也。蘖麴也。謂釀成其罪也。

③ 罪同踐，踐也。

④ 拳音椹（く口弓）連弩。

也。⑤摧敗，敗匈奴之兵也。⑥暴，章也。⑦當，適可也。謂欲得適可之事會而動，非真降匈奴也。

⑧財，與纒同，僅也。

⑨腐形，宮刑也。

⑩帝悔於陵未行時，預詔博德，使博德羞爲陵後，距得生

姦詐上奏，遂令博德別出西河，致陵軍無救也。

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①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單于壯陵，②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③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

胡人。(1)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

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

○陵，隴西人。言隴西士大夫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也。○大闕氏，單于母也。○壯其殺緒也。

○丁靈，在今新疆境。匈奴以丁靈王對衛律。○長水，在陝西藍田縣北，流經長安東南。○延

年爲李夫人兄，弟季姦亂後宮，遂被誅。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

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④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⑤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①以目相視而感動之，即今俗所謂眼語也。

②循謂摩循也。環，過也。

③結同髻，椎髻言撮髮爲

髻如椎形也。

④言天子年正少也。

⑤子孟，光字。少叔，桀字。

⑥墨，讀如嘿。

⑦更衣，如廁也。

⑧言甚勞苦也。

⑨謝，以辭相問也。女，同汝。

⑩言不必專居一國，在漢可，在匈奴亦可，古賢者如

范蠡由余亦不拘此也。

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①病死。

①元平昭帝年號。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

○武附父蘇建傳，故不著姓；建傳未選。○任見劉向傳。武兄嘉，弟賢。父建以軍功封平陵侯，武兄

弟以○爲侯，故得爲郎也。○移，讀如移；移中廐名。○當直也。○且鞮侯○于匈奴烏維單于

弟，初爲左大都尉，是時始嗣立爲單于。○丈人，家長也。且鞮侯單于以漢天子比丈人，尊之也。

④假吏兼更也。⑤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同行也。斥候偵探敵情之人也。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①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緡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緡王者，昆邪王姊子也。②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③及衛律所將降者虞常，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緡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④欲自殺。勝惠共止之。

①漢望其同心嚮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

②昆，胡門切（ㄎㄨㄣˋ）。

③從趙破奴降匈奴。

兵敗而降。④言被匈奴侵犯，然後死，是更負漢也。

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⑤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燼火。⑥覆武其上。⑦蹈⑧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⑨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①左伊秩訾，胡王之號也。②言但謀衛律，即殺之，其罰太重。③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④

燼，音盞（口与）；燼火，聚火而無餓者也。⑤指武身於坎上也。⑥蹈，讀如搯，叩也。⑦息，謂出

氣也。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

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曉諭告也。○會合論斷虞常之罪。○衛律自謂也。○彌滿也。○言何用見女爲也。○

漢遣使鎮撫南越，南越相呂嘉殺之，叛漢，漢兵至，獲嘉，滅南越，以其地爲詹耳珠崖南海鬱林蒼梧

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宛殺漢使，見後張騫傳，王名毋寡，李廣利兵至，宛人殺王降。○朝

鮮殺漢使，涉何，武帝遣兵討滅之。○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

①食音寺（乙）。②北海在匈奴北界。③羝牡羊也。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結網紡繳，檠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廩食，官所給之糧食也。○去，同弄，音舉（ㄐㄩˊ），藏也。○靛，基焉切（ㄐㄩˊ一ㄇㄛˋ）。○繳，音灼（ㄓㄨㄛˊ），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輔正弓弩也。○服匿，古器名，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

酒酪穹廡旃帳也。

⑤丁令卽丁靈，見前。衛律爲丁靈王，故使人盜之，以困武也。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①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②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④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⑤陵送葬至陽陵。⑥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⑦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⑧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

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①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②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③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④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①長君謂武兄嘉也。

②除謂門屏之間。主扶輦下除道也。

③孺卿武弟賢字。河東見劉向傳。

④宦騎宦者而爲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

⑤不幸謂死也。

⑥陽漢縣在今陝

西咸陽縣東，景帝陵陽陵在此，故以爲縣。

⑦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

⑧少府屬官有

居室，名保宮。

⑨言武家蓋已無人顧慮，而不欲降之情，無以過陵也。

⑩爲朝廷近臣也。

⑪分，

音問（「」）自分自度也。

⑫效致也。

⑬決別也。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區，讀如甌；區脫，俗云邊際，蓋匈奴與漢連界處也。雲中，漢郡地，在今綏遠。生口，俘虜也。○讓，責也。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豈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①貫寬也。②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於盟柯之時。

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③會謂集聚也。④以同已物故死也。⑤典屬國掌歸義蠻夷。⑥須同鬚。

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

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④光顯權日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見後霍光傳。

○疏條錄也。

○適，僮也。

○楊敞也。

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與讀如預。

○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祭，古時會同饗讌。

必尊長先用酒以祭，故凡同列中以齒德相推者，曰祭酒。

○平恩侯許伯也。

○平昌侯王無故。

也。^{△△△}樂昌侯王武也。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
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
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
神爵二年，病卒。

○聲問音問也。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
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
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內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
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

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①麒麟閣在未央宮。圖畫功臣自此始。

②法象也。

③署表題也。

④三人皆周宣王臣，佐宣王

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爲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也。⑤張女世韓增內吉杜

延年、劉德、梁丘賀等傳，皆未選。

⑥黃霸

陽夏人，字次公，學律令，漢吏尙嚴酷，霸獨用寬和，以此得

名。于定國

東海郟人，字曼倩，爲人謙恭，重經術。朱邑，舒人，爲政廉平不苛。張敞，平陽人，字子高，尹翁

歸，平陽人，字子况，爲人清潔自守，卒時家無餘財。夏侯勝，魯人，字長公，曾受詔撰尙書語說。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①少時好讀書，學擊劍。②名犬子；③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④以訾爲郎，⑤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⑥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⑦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⑧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⑨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⑩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⑪臨邛令繆爲恭敬，⑫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⑬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

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

①蜀郡秦置，在今四川境。成都秦縣，屬於蜀郡。

②謂學擊刺之法也。

③父母愛而字之也。

④

⑤蘭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

⑥警，同贇。警郎，猶今擇有身家之人。漢初得官，皆由

警算，有市錡者，亦不得爲官，郎官宿衛親近，欲其有所顧借，重於犯法。

⑦武騎常侍，亦由郎被選

者。⑧嚴忌本姓莊，史家避漢明帝諱，改莊爲嚴也。夫子尊尙之號也。鄒枚嚴皆工文辭。⑨梁見

高帝紀。

⑩臨邛秦縣，卽今四川邛崃縣。

⑪遂遂也。

⑫臨邛郭下之亭也。

⑬繆詐也。

⑭具

謂酒食之具召請也。④傾慕其風采也。⑤奏進也。⑥行，謂曲引也；鼓一再行，謂一兩曲也。

⑦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⑧甚得都士之節也。⑨當，謂對偶也。⑩徒，空也。言但有四壁，更無

資產也。

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資，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盧，累土爲之，以居酒瓮者，或作壚，當盧謂賣酒也。○禪，袴也。懷鼻禪形如懷鼻之短褲，無襠，僅

蔽膝以上；一說，但以蔽前，反繫於後，無襠，如今酒肆夥所著之圍裙。○庸，卽謂賃作者，保謂傭之

可信任者。④滌，洗也。器，食器也。食已則洗之，賤人之役也。⑤杜，塞也。⑥諸，公父行也。⑦更，

工衡切（ㄍㄨㄥˋ ㄩˋ）互也。⑧言不患少財也。⑨倦游，謂會遊宦，因免而歸也。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

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

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

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

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賦奏，天子以爲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

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

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主天子田犬也。

○稱說楚之美也。

○難詰楚事也。

○藉假也。

○刪定也。

○謂不取其

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

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

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

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

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

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

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

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①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②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③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邊舉燧燔，④皆攝弓而馳，⑤荷兵而走，流汗相屬，⑥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⑦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⑧析圭而爵，⑨位爲通侯，居列東第，⑩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⑪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堃中而不辭也。⑫今奉幣「使」一役，⑬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⑭身死無名，⑮謚爲至愚，⑯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⑰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車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夜郎古夜郎國地，漢置縣，今在貴州桐梓縣東，焚古西夷。

○巴蜀見高帝紀。

○渠大也。

○

擅專也。

○康居古西域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俄領中亞之地。西域敦煌以西諸國地。敦煌漢郡。

在今甘肅。

○享獻也，獻其國珍也。

○建元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王恢韓安國擊之，越人殺

郢降。

○南越爲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也。弔恤也。○喁，魚容

切（口乙）喁，喁衆人向慕之意，謂如羣魚之向上也。

○賓導也。

○不然，猝變也。

○發軍謂

發三軍之衆，興制謂用軍法起衆之制也。

○賊猶害也。

○覆，如覆米箕懸著桔槔頭，有寇則舉

之，燧積薪，有寇則燔之也。

○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

○屬逮也。

○編列謂編戶也。

○符

符節也。剖卽分半以與之。高祖得天下，剖符封功臣，並作誓，以爲堅信。

侯伯所執之圭，各自不同，析圭而爵言分圭而爵之也。

行事也。

① 禁，同墜，古野字也。② 古草字。

③ 奉幣役奉幣之役也。

日見而口喻之矣，故爲檄文，馳以示遠所也。

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

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

不便。是時邛菴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

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菴冉駝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爲郡縣

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

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略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

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④辭畢，⑤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⑥今罷三郡之士，⑦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⑧恐不能卒業，⑨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僂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⑩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①使訖還報天子也。

②西南夷，今川南滇黔諸省及越緬諸國皆其地。

③廣漢秦郡，在今四川

境。④邛笮，古西南夷二國名也。

⑤請置漢吏，與南夷爲比例也。

⑥駝，音尤（一尤）一說駝

龍通，讀如龍冉，漢時西夷二族，卽今四川茂縣地。

⑦異時謂往時也。

⑧愈勝也。南夷謂犍爲

牂柯也，犍爲漢郡，在四川宜賓縣西南，牂柯，漢郡，在貴州境，西夷謂越巂益州也，越巂漢郡，在今四

川西昌縣東南，益州漢郡，在今四川晉寧縣東。

⑨傳，車也；四乘傳，急傳也。

⑩迎於郊界之上也。

①導路也。②尙配也。③斯榆古國名，在四川境。④斥開廣也。⑤沫若水，一名沫水，又名

大渡河，其流在四川境。⑥徽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也。⑦靈山在四川廬山縣西北，鑿靈山

為道也。⑧孫水，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入若水，按臺登縣，即今四川冕寧縣，孫水即今之

安寧河，橋於孫水上築橋也。⑨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⑩時武帝元光六年也。⑪

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武帝六世也。⑫紛云盛貌。⑬汪濊深廣也。⑭攘卻退也。⑮苞漚

夷種也，地無可考。⑯結旋也，軌車迹也。⑰鄉同嚮，報報天子也。⑱造至也。⑲辭謂初謁見

之辭。⑳羈馬絡頭也，糜牛紉也，言但牽制之，如牛馬之加紉絡也。㉑罷讀如波。㉒屈盡也。

㉓卒終也，業事也。㉔所恃即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尙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

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①及臻厥成，^②天下晏如也。^③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④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⑤決江疏河，^⑥灑沈澹災，^⑦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⑧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餅胝無腴，^⑨膚不生毛，^⑩故休烈顯乎無窮，^⑪聲稱浹乎于茲。^⑫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鬪，^⑬拘文牽俗，^⑭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⑮必將崇論欲議，^⑯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⑱是以六合之內，^⑲八方之外，^⑳浸淫衍溢，^㉑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㉒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㉓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㉔君臣易位，

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繫號泣，^⑤內鄉而怨，^⑥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⑦，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⑧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⑨輻夫^⑩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⑪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⑫勁越，四面風德，^⑬二方之君，^⑭鱗集仰流，^⑮願得受號者，^⑯以億計；故乃關沫若，^⑰徼牂柯，^⑱鏤靈山，^⑲梁孫原，^⑳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㉑使䟽逃不閉，^㉒旰爽闇昧，^㉓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㉔不亦康乎！^㉕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㉖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㉗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㉘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㉙下登三，^㉚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㉛而羅者猶視乎藪澤，^㉜悲夫！」

①若爾也。惡聞爾輩之言也。 ②言行程急速，不暇爲汝詳言也。 ③元始也。謂非常之事，其始難知，故衆人懼之也。 ④臻至也。厥其也。 ⑤晏安也。 ⑥溢踊也。 ⑦堙音因（一，）塞也。水本曰原。 ⑧疏通也。 ⑨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水，以安定其災也。 ⑩謂非獨人民勤，禹亦親其勞也。 ⑪躬體也。餒腠也。腠，皮膚之理也。胼胝，謂體之癢胝，重疊相並也。胼，股上小毛也。言禹勤辭胝無有鬣毛也。 ⑫膚皮也。 ⑬休美也。烈業也。 ⑭浹徹也。于茲猶言于今也。 ⑮委瑣細碎也。 ⑯齟局促也。 ⑰謂不拘細微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 ⑱說同悅。言非直因循自誦習所傳聞，取悅於當時而已。 ⑲欲深也。 ⑳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己并天爲三，是參天也。 ㉑詩小雅北山之辭。普大也。濱涯也。 ㉒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㉓四方四維，謂之八方。 ㉔浸淫猶漸漬也。衍溢言有餘也。 ㉕倫類也。 ㉖言其於中國則犯邊也。 ㉗在其國則放弑也。 ㉘爲人所獲而繫係之，故號泣也。 ㉙鄉，同嚮，嚮中國怨慕也。 ㉚洋多也。 ㉛曷何也。己怨者之身也。 ㉜整，古戾字。戾，夫很戾之夫也。 ㉝烏猶焉也。已止也。 ㉞誚責也。 ㉟風化也。 ㊱二方，謂西夷及南

夷也。①謂如魚聚而向流也。②號，爵號也；一說，受天子之號令也。③以沫若水為關也。④

鑿謂疏通之以開道也。⑤梁，橋也。⑥孫原，孫水之原也。⑦駕，馭也。謂所馭者遠也。⑧遯，遠也。言

疏遠者不被閉絕也。⑨習，爽未明之時也。⑩禔，安也。⑪康，也。⑫陵夷，謂弛替也。⑬佚

同逸。言王者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⑭謂天子所以通西南夷者，固憂民勤遠之事也。⑮咸

同也。五帝也。⑯登，加也。三三王也。謂漢德上同五帝，下加三王也。⑰焦朋，即鶴鵬，鳳也。寥廓

天上寬廣之處。⑱澤，無水曰藪。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

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①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并喪失其來意也。②允，信也。③敝罔，即悵惘之借辭，失志貌

也。靡徙，自抑退也。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羆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益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索

千金，坐不垂堂。」^⑤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④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⑥……相如拜爲孝文園令。

①消渴病卽今所謂糖尿病。

②長楊秦舊宮，在陝西盩厔縣東南。

③烏獲秦武王力士也。

④

慶忌吳王僚子，射能捷矢也。

⑤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

動天。夏育亦猛士也。

⑥存察也，謂不及察之地。

⑦屬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

貴之意也。

⑧逢蒙讀如旁蒙，古之善射者，見孟子。

⑨軫，車後橫木也。

⑩銜，馬勒銜也。檠，駢馬

口長銜也。

⑪豐草茂草也。

⑫虛，同墟。

⑬垂澗也。坐近堂邊，恐檐瓦墜擊人首也。

⑭宜春宮

在萬年縣西南，萬年縣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

⑮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爲閹樂所殺，

故感其處而哀之也。

⑯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

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尙有靡者；

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傳居山澤間，

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僂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臞[△]，臞也。○言相傳列仙居山澤間也。○臞[△]，瘠也。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茂陵漢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謂若不往，後將失之。○書於札而留之爲遺札。

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中岳五嶽之一，嵩高也。

○太山，卽泰山也。

○梁甫，山名，在山東泰安縣南，肅山名，在山東

萊蕪縣西。

○平陵，侯蘇建也。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

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

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

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言由人事之見著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

○易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

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以萬物之情，是之顯也。

○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

○譏，怨也。小雅之詩稱「怨誹」，其作雖極哀，每以己身之得失爲小不足道，而憂國及家之大也。

○此贊全用史記贊語，然楊雄以下實班氏引雄之言，後人妄以益史記者，司馬遷生雄前甚遠，不

能採其說也。

張騫傳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

「君」居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①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②留歲餘，還竝南山，^③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④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⑤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①漢中秦郡，在今陝西境。

②月氏讀如肉支，西域國也，見韓安國傳。

③飲器飲酒之器也。

④

更經也。^⑤隴西見高帝紀。

⑥屬謂同使之官屬。

⑦大宛見李凌蘇武傳。

⑧道同導。

⑨抵

至也。康居見司馬相如傳。

⑩大夏西域國名，地在今阿富汗北部。

⑪下「遠」字，去聲。

⑫要

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執要與領，喻騫不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漢也。

⑬竝讀如傍。

⑭匈奴左

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⑮彊力堅忍於事也。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

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
人曰：「吾買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
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
聞大宛及大夏安息^①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
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
②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
蜀犍爲，發間使，^③數道竝出，出氐，出徼，出徼，出徙邛，出犍，^④皆各行一二千里。其
北方閉氐，^⑤南方閉崑崙。○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⑥而蜀賈間出物者，^⑦或至焉，於

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⑤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⑥

○土之形，及所生之物也。

○邛邛萊山也。亦作邛來，又作邛邛，今名大關山，在四川榮經縣西。

產竹，高節實中，堪爲杖，故名邛竹。蜀產細布。

○身毒國在今印度。

○著，直略切（山×亡；）土

著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遷徙也。

○安息古國名，轄有今波斯全部，及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

之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也。

○謂不以兵革也。

○犍爲漢郡，在今四川境。

使者求間隙而行也。

○駝，邛邛皆見司馬相如傳。徙漢縣，故治在今四川天全縣東。樊見司馬相

如傳。

○氏古西戎種族名。閉，謂漢使見閉於夷也。

○巽昆明皆夷種名，巽卽今四川西昌縣，昆

明卽今四川鹽源縣。

○滇越古國名，地在今雲南境。

○間出物謂私往市者。

○西南夷見司

馬相如傳南夷注。

○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爲事也。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大將軍衛青也。

○右北平漢郡，今河北熱河皆有其地。

○霍去病。

○祁連山一名南山，亦

名雪山，又名白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

○金城漢郡，在甘肅境。河西泛指黃河以西之地。如今之

陝西甘肅及蒙古之鄂爾多斯阿拉善額濟納皆是。亦曰河右。鹽澤卽蒲昌海，亦曰泐澤，考今新疆

吐魯蕃縣西南有名澤羅布淖爾，蓋卽古鹽澤也。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

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烏孫西域國，卽今伊犁。

○敦煌，見李陵傳。祁連山以西，敦煌以東也。

○傅父爲昆莫作傅父

也。翎，同翕。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布和，又翎侯中之別號也。据史記，殺昆莫父者匈奴，非大月氏。

○四

塞夷種，其地先爲大月氏所據，後又據於烏孫。⑤健壯大也。⑥遠去聲，離也。⑦言事事聽從

於漢。⑧言騫於道中得便宜，遣其副至他旁國也。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①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②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

①空孔也。始鑿其孔穴也。言騫始開通西域道也。②質信也。

初，天子發書易，①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②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支、身毒國。③而天子

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④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⑤

○發易書以下也。

○令居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番縣西北。

○奄蔡等四國，皆西域國名，奄蔡

地在今蔥嶺之西，臨今裏海，距安息諸國甚遠。^{△△}犂軒，讀如黎軒，爲今意大利。^{△△}條支地在今俄國極南，終西漢之世，惟安息遣使貢獻，餘國未能通也。^④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⑤遠道則還遲，近則

來疾也。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①廼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②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前往也。欲地界相接，往通大夏也。

○初郡，即指牂柯諸新置郡。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孔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卽聽而遣之。

○予，求使者節也。

○乖，天子指意。

○漢法，

死罪皆聽贖，罪愈重則贖金愈多，所侵盜幣不足當重罪，輒加覆按致之重罪，使獨所侵盜以贖，既贖而復求使，是以其事益習，而其犯法益輕也。

⑤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

⑥漢使言

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⑦樓蘭國

卽鄯善國，西域國之一，地在今新疆鄯善縣東南。

⑧姑師國卽車

師國，亦西域國之一，今新疆吐魯番昌吉奇台等縣地。

⑨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爲害。

⑩趙破奴

也。

⑪酒泉

見李陵蘇武傳。

⑫玉門關名

在甘肅敦煌縣西陽關之西北，一說，玉門故關在甘肅龍勒

縣西北。

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犛犴眩人獻於漢。

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廼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

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④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

○鳥卵大如甕。眩，同幻。眩人，卽今能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者。

○據史記，河源出于

闐。○漢使采取，持來至漢。

④角氏兩兩相當角力也。

⑤見顯示也。

⑥遞互來去，前後不絕

也。

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①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

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②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

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③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④中數有敗，出其

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⑤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

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

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⑥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

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廼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又從使也。進[△]孰[△]言進見孰習也。○言志懷美悅，專事求之。○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鹽水見李陵傳。○言近道處無城郭之居

也。○椎破金馬，擗之而去，亦絕宛也。○李廣利武帝寵姬李夫人之兄，中山人也。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崙，昆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此贊本史曰大宛傳贊，禹本紀爲史記文，中言河出昆崙。昆崙山名，在令甘肅西寧縣之西，與今之崑崙山異。○言惡睹所謂二千五百里高之昆崙山。○書禹貢記，兗冀青徐豫荆揚雍梁等九州。○放，放蕩迂闊，言其不可信也。司馬遷此贊不敢斥武帝之志窮荒遠，但舉昆崙之非，以寓諷耳。

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①河東見劉向傳。平陽見高帝紀。

②平陽侯曹壽也。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

③扶服卽匍匐。

④長安見高帝紀。

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日，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①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②可屬社稷。③上廼使黃門畫者④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⑤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⑥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①健仔居鉤弋宮，故稱之。

②任堪也。

③屬委也。

④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

故亦有畫工。

⑤金日磾

本匈奴休王太子，字翁叔，沒入官，賜姓金氏，初爲馬監，復拜侍中，與霍光

同受武帝遺詔輔政。

⑥室曰內；臥室曰臥內。言三人於天子臥室內病榻前拜職也。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⑦稔，音妒（勿×）。

⑧一本作帝病。

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①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②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③郎不肯

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財同纒。

○郎有僕射，爲諸郎長，識讀如志，記也。

○尙主也。符璽郎主璽及符節之半者。光召

之欲收取其璽也。

○多猶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倖，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旣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

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

郎羽林皆郎屬也。

①遂猶竟也。謂不須窮竟也。

②遂竟也。言終委任之。

③訖至也。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一)莫敢發言，^(二)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三)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一)太伯王季之兄，^(二)伯邑考，^(三)文王長子，^(四)武王兄也。

○^(五)視示也，^(六)做楊做也。

○^(七)九江秦郡，今江蘇安徽

江西皆有其地。

○^(八)史樂成，光所親信，故首遣之。

○^(九)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

○^(十)昌邑哀王名

壽。

○^(十一)延年初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

○^(十二)柱，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

任，如屋之柱及石也。

○^(十三)建白立議而白之。太后，昭帝后，卽上官安女。

○^(十四)殷太甲既立，弗明，伊尹

放諸桐。

⊕鄂同愕。

⊙言宜速決也。

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常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

⊖卒，讀如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

⊖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

太后被珠襦，^①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②武士，陛戟陳列殿下。^③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④前將軍臣增，^⑤後將軍臣充國，^⑥御史大夫臣誼，^⑦宜春侯臣譚，^⑧當塗侯臣聖，^⑨隨桃侯臣昌樂，^⑩杜侯臣屠耆堂，^⑪太僕臣延年，^⑫太常臣昌，^⑬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⑭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⑮執金吾臣延壽，^⑯大鴻臚臣賢，^⑰左馮翊臣廣明，^⑱右扶風臣德，^⑲長信少府臣嘉，^⑳典屬國臣武，^㉑京輔都尉臣廣漢，^㉒司隸校尉臣辟兵，^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㉔臣畸，^㉕臣吉，^㉖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㉗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㉘臣卬，^㉙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紼，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
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
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
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
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
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
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
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
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
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

○襦短衣也。貫珠以爲襦形。○期門官名，掌游獵，以僕射領之。○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

范朋友。⑤韓增。⑥趙充國。⑦蔡誼。⑧王譚。⑨魏聖。⑩趙昌樂。⑪故胡人。⑫杜延

年。⑬蘇昌。⑭劉向父。⑮李光。⑯李延壽。⑰章賢。⑱田廣明。⑲周德。⑳姓無可考。

⑳蘇武。㉑趙廣漢。㉒姓無可考。㉓王遷。㉔宋崎。㉕丙吉。㉖諸人姓無可考。㉗姓

無可考。㉘趙卬。㉙言既爲人之後，卽爲之子，謂繼承別支者，非親子也。㉚典喪爲喪主也。斬

縗，縗裳下不緦直斬，斬割之而已。㉛素食謂不以火化而食。古居喪之禮，不火食，只以糲糗菜果

爲膳。㉜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㉝璽既國器，常

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㉞騶宰

執賤役者。㉟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㊱俳音牌（夕乃），諧戲也。倡樂人也。㊲下謂柩之入

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㊳泰壹天神之貴者。牟首地名，上有觀，言納祀泰壹及祀宗廟之

樂人，由輦道至牟首爲樂也。㊴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㊵陷

讀如啖食也。

②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

③漢廐有果下馬，高可三尺，以駕輦車，皇太后駕之。

以遊宮中者。

④令且止讀奏。

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

官者免奴。①變易節上黃旄以赤。②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

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澁汚於酒。③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

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鷄豚，詔殿門

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④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⑤爲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

使者旁午。⑥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

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⑦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

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

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⑧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⑨五辟之屬，莫大不孝。^⑩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⑪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⑫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⑬不可以承天序，^⑭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

①言以諸綬并賜佩，免奴之昌邑郎官也。免奴，免放爲良人者。②初，漢節純赤，武帝時，巫蠱禍起，

戾太子發兵與丞相劉屈氂軍戰，以戾太子持赤節，故更加黃旄以相別，遂以爲常，今賀復改之。

③洪，讀如沈；沈，沔荒迷也。④九賓，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溫室，殿名。於溫室中設九賓之

禮也。⑤未滿既葬三十六日之制，故未祠廟。⑥一縱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⑦簿，責以文

簿具責之。

④辟，同僻。軌法也。

⑤詩大雅抑辭，衛武公刺厲王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

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

⑥辟，音闕（父一）五辟，五刑也。孝經：「五刑之

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

⑦襄王，惠王子也。惠后欲立襄王弟子帶，王因出奔居鄭。公羊傳載

王者無外，此言出，以其不能乎母也。

⑧未見高廟而受命也。

⑨言不可以次繼承帝位也。

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⑩光

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

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

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

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

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

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①

①引孝經之言。②言不豫政令。③言悔不早殺光等也。

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①「太」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②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軫獵車，^③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

①語見禮大傳。

②尙冠里，長安里名。

③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者，謂軫獵車，輕便之車也。

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范明友爲未央衛尉，鄧廣漢爲長樂衛尉，未央爲西宮，長樂爲東宮。

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

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

爲冠陽侯！

○去病子嬪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奉其祀。○典爲冢者。○以玉爲襦，如鎧狀，連

綴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棺也，以梓

木爲之，天子所用稱梓宮。○使，同榷；使房榷木所製椁也。黃腸柏木爲之，柏黃心，故名。黃腸木皆

內向，故曰題湊。○在正臧外婢妾臧也；一說，廚廢之屬也。○溫明下脫「祕器」二字。東園署

名，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溫明，溫明祕器棺也，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

上，大斂并蓋之。○輶，輶車臥車也。密閉曰輶，旁開曰輶，後用爲喪車，因專名喪車。○黃屋，天子

車也。以黃繒爲蓋裏，故稱。纛，音毒（勿×），毛羽幢也，置車衡左方。○輕車，戰車。五校，五營也。北

軍共五營兵。○茂陵，見司馬相如傳。○出土爲陵，旣成，還復其土爲復土。○冊，同策。○復

免其徭役。○疇等也。○與，讀如預；見高帝紀。○謂褒寵善人，宜及其後世。

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

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

○昭靈承恩皆館名也。

○謂於其家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

○網茵也，茵蔕也。以繡爲茵馮

而黃金塗輿輦也。

○御輦以韋緣輪，着之以絮，取其行安不搖動也。

○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

者馮子都名殷

⑥黃山宮名在槐里

⑦上謁參見尊貴而通名也朝當用謁今雲不自行而令

奴上謁也。

⑧長信殿^{△△△}上官太后所居。

⑨兩家^{△△}霍氏及御史家。

⑩躡[△]同謁。

⑪謂[△]告語也。

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

霍山自若領尙書，①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②於是

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

淳于衍，③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始許后暴崩，吏捕諸

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

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④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

⑤廼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

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

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

漢爲少府。④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⑤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⑥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①自若猶言如故也。

②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

③乳醫視產乳之疾者。

④光畧顯其奏也。

⑤未知其虛實也。

⑥此少府爲長信少府，見本傳。

⑦漢制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

故使冠小冠。

⑧特但也。

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①反任許史，奪我印綬。②令人不省死。③宣見禹恨望深，④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⑤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

下獄死；「使」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
子方等，^④視丞相亡如也；^⑤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將軍
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

○縣官謂天子也。

○外疏斥也。

○右將軍金印紫綬，禹拜右將軍，至是罷職，謹領大司馬虛銜。

④不自省有過也。

⑤望怨也。

⑥初，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桑弘羊等謀爲亂逆，事敗，弘羊

子遷亡過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李种、王平治反事，皆以桑遷坐父謀反，而
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遷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
侯史吳首匿遷，罪在不赦，而光以平等爲吏縱罪人，弄法輕重，皆論棄市。⑦馮王皆光奴。⑧亡
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

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
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

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謹衆聲也。

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

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
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
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
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
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
恐。

○曉星文者。

○卒，讀如猝；卒，忽遽貌。

○重，難也。

○竟，窮竟其事也。

○言不如先反也。

○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

○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爲姨母，遇之無禮。

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
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

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四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

○謂知兒見捕否。

○亟疾下捕之。

○鴉，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呼爲殿，非止天子宮中。

稱殿也。

四尙冠里，京兆尹署所在也。

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菹，一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二

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三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

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四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

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

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

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五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

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讐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羔菟鼯所以供祭者。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玄菟漢郡，卽今朝鮮咸鏡道及吉林南境。○不許之。○張敖因李竟傳言於霍雲，與共謀反。○事發

而捕得。○言其立意發之也。○遂成也。○讐等也。言其功相等類也。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

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令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上迺賜福帛「十」千疋，後以爲郎。

○突竈突；或謂當作窠。

○右上也。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

○肆放也，展也。

○元始[△]平帝年號。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阿衡伊尹官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不揚其過也。○△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昭宣之際，有推霍光爲霍叔後者，其語殊謬。足累光之誠節。班氏特引於贊中，以傳疑亦兼以爲微戒也。

趙充國傳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亡

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①單于聞之引去。

①隴西見高帝紀。上邽，漢縣，屬隴西。②金城見張騫傳。令居漢縣，屬金城。③隴西天水安定北

地上郡西河六郡。④羽林即羽林郎，秩三百石，掌宿衛。⑤武都漢郡，在今甘肅境。氏音低（勿

一）西戎也。⑥上谷秦郡，地在今河北。言充領兵屯於上谷也。⑦匈奴王也。⑧五原朔方雲

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九郡謂四萬騎屯之，而充國總領之也。

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①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②逐民

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③是後羌人旁緣前言。④抵

冒渡湟水。⑤郡縣不能禁。

①羌，西戎種族名。②零，讀如連。先零漢時羌族，今甘肅導河縣以西至青海之境，皆其所據也。豪

帥長也。湟水見武帝紀。湟水之北為漢地。③以其不詳審情實。④旁，依也。⑤抵，犯也。前，先零

所言，雖經安國奏為充國所劾，朝廷固未許也。羌人乃緣前言，犯法冒禁而渡。

元康三年，先零與遂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①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三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②張掖酒泉③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④聞烏桓來保塞，⑤恐兵復從東方起，⑥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⑦設以子女貂裘，⑧欲沮解之，⑨其計不合；⑩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⑪出鹽澤，⑫過長阮，⑬入窮水塞，⑭南抵屬國，⑮與先零相直。⑯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

①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族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自相親結，欲入漢爲

寇也。

①事使役也。

②張掖見李陵傳。酒泉見武帝紀。

③本始五年，匈奴爲烏孫所破。

④塞

音賽（厶方）邊界也。

⑤恐漢再伐之。

⑥尉黎危須，皆西域國名。

尉黎亦作尉犁，在今新疆尉

犁縣，危須在今新疆焉耆縣東北。

⑦設謂開許也。

⑧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

⑨諸國不

與匈奴合謀。

⑩沙陰，卽流沙，亦名居延海，在張掖縣東北，縣故治在今甘肅武威縣南。

⑪鹽澤

見張騫傳。

⑫長阮，長城之窟。

⑬窮水亦在張掖縣北。

⑭此當爲張掖屬國，以時金城尙未置

屬國也。

⑮直當也。

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

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

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

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

善惡。

○藉借也。

○鄯善即樓蘭國，見張騫傳。

○敦煌見李陵蘇武傳。

○陽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南，即

漢陽關。

○罕開讀如罕堅，羌之別種也，地在今甘肅天水縣南。

○視讀如示，示語之也。

○兩

府丞相御史大夫府。

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怨怒亡所信鄉，遂刼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

○尤最也。

○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

○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向之也。

○浩亶

讀如告門，漢縣，因浩亶水名，故城在今甘肅碾伯縣東。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

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

○險同遙。

○金城於昭帝始元六年置郡。

○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上奏也。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

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

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

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

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

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

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

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

○須待也。

○立營陳，則虜不得犯，諸軍可以繼渡。

○山峭而夾水曰陜；四望陜，在今甘肅碾伯

縣西。

○落都漢縣，即今甘肅華都縣。

○杜寨也。

○在金城。

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

○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

○八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

○疏，伺也。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

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①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②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③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④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⑤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糴，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⑥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⑦雖不能盡誅，⑧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⑨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更士知羌事者博議。

①郡尉即金城西部郡尉。

②徼要也。極倦極也。要其倦極而後擊之也。

③弛刑不加鉗鈇者也。

④三河見高帝紀。潁川見鼂瑄傳沛郡漢置，在今江蘇安徽境。淮陽漢置國，即今河南淮陽縣。汝南漢郡，河南安徽皆有其地。材官有幹力之官，若今武弁。

⑤竟讀如境。冊同策。

⑥能讀如耐。

⑦今青海東北境古曰鮮水。

⑧或謂即字疑既字之譌。

⑨宜讀如但。

⑩仍頻也。

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陔，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

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

① 回路紆曲也。

② 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爲之佗。

③ 商計度也。

④ 殆僅也。

⑤ 武威縣漢置，故

城在今甘肅鎮番縣北。日勒漢縣，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山丹縣東南，今名古城窪。

⑥ 要遮也。

杜塞也。

⑦ 言被劫略而反畔，非其本心也。

⑧ 拊古撫字，輯與集同。

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册。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

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①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②奉世^③將^④羌^⑤，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依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① 卽就也。就其郡而拜之。

② 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寇也。

③ 言羌獲後將如此也。

④

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

⑤ 畜畜產牛羊之屬，食穀麥之屬；一說，畜食畜之所，食卽謂艸也。

⑥ 畜

讀如蓄，聚積也。

⑦ 皸，坼裂也。塚音剛（山×）寒瘡也，俗呼凍瘡。

⑧ 謂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

馮奉世。① 婁音蛇（尸廿）西域國名，在新疆婁羌縣，今淪爲戈壁。② 亡慮總計也。言不

待計慮而知其大凡也。③ 句，讀如鈎，句廉水岸曲而有廉稜也。④ 伙飛見宣帝紀。步兵二校步

兵二營也。⑤ 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⑥ 太白星名，主兵

象；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卑淺吉深凶。

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① 迺上書謝罪，因陳

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② 擇羌人可使使罕。③ 諭告以

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

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

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④ 罕羌未

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⑤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⑥ 今罕羌

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⑤練戰士，以須其至，^⑥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④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言義渠安國得此

賜書也。○擇可使者令往。○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孫子形篇語。言所以守者，力不

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孫子虛實篇語。致人引之而取之也。致於人爲人所取也。○飭與

勅同，整也。○須待也。○莫須，小種羌名也。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隄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

「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④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解讀如懈弛放也。

○言逐利宜疾，今行太遲也。

○謂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

牧也。

④謂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

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①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②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③即疾劇，留屯毋行，^④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日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⑤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

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④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⑤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羗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邪！^⑥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⑦難久不解，絲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⑧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

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八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出事，賦人二十疇，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①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痢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痢也。②恐其死也。③詔充國止養病。④

繡衣御史。⑤宣帝時，豐稷屢登，中土穀，斛五錢，邊地斛八錢。⑥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⑦言

豫儲糧食，可以制敵。⑧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⑨菱，乾芻也。稊，禾稈也。石百二十斤。⑩

廟勝，謀於廟堂而勝敵也。⑪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⑫繕，補也。⑬浚，深治也。⑭湟陜，今名

陝口山，在甘肅西寧縣東。⑮謂至秦人出營也。⑯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⑰倅，策愛反

(方×)副也。△△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以衛屯田者。

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④以眎羌虜，^⑤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⑥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⑦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⑧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⑨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陬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⑩十一也；大費既省，絲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①見孫子。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

②薦獸所食艸。

③般音班（勺弓）還

也。

④九校九營也。

⑤貧破使之貧爲破也。

⑥臨羌漢縣，故城在今青海西甯縣西。

⑦眎同

示。⑧言不可必勝。

⑨離遭也。墮謂因寒瘕而墮指者也。

⑩閒謂軍之閒隙者也。

⑪大开小

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耳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漸壘木樵，

④校聯不絕，^④便兵弩，飭鬪具，^⑤燒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⑥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一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⑦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⑧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絲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⑨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⑩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

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疑，故出兵。⑤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⑥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⑦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①元康五年，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事，致羌人怨怒而謂無所信向，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②遼

東見高帝紀。③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也。④校，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此校聯不絕言

營壘相次也。⑤飭整也。⑥累重妻子資產也。⑦各於其處自瓦解。⑧俱不能止小寇盜。

⑨貶重，貶中國之威重也。⑩澹，古膽字，給也。⑪臨衆辛武賢之弟。⑫疑故，疑事也。宣帝以罕

开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开雖有前言，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

此疑事而出兵也。⑬媮，同偷，苟且也。慊，亦嫌字。⑭謂不早殄滅羌人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二，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任保也。

上以破羌強弩將軍車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

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

○定計[△]以定數計算也。

○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

○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敷奏，

豈可以自矜伐爲嫌。

其秋，羗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

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日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醜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四府并後將軍爲五府。

○醜即醜字，醉怒也。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

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尙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會孫伋爲營平侯。

○閑宴時共語也。○所爲嘗不可上意。安世爲車騎將軍，在昭帝崩後，此上爲宣帝也。○囊，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囊。簪筆插筆於首也。漢世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以破羌希賞而格不行也。○司馬中，卽營軍司馬中也。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也。卽旣泄省中語，又坐此罪。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旣臨其域，諭

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㉑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廼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卽就也。於畫側書頌也。

○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

于鮮水之陽也。

○婁，古屢字。

○料量也。亢當也。叶韻讀如康。

○鬼方言其幽昧也。

○庭

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

○方叔召虎也。

○大雅小雅之詩也。

○赳赳勁也。桓桓威也。

○紹

厥後謂繼周之方召也。

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

○杜陵，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

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

到，病卒……

○烏孫△△見張騫傳。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郿，周邑名，漢置縣，故城在今陝西郿縣東北。

○頻陽，秦縣，故城在今陝西富平縣東北。

○郁

邽[△]，漢縣，卽今甘肅慶陽縣。王園^{△△}爲強弩將軍。甘延壽^{△△}使西域，斬邽支單于。義渠^{△△}秦縣，故城在今甘肅

寧縣西北。傅介子^{△△}使大宛，斬樓闐王。⑤茂紀^{△△}漢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⑥上邽^{△△}見本傳。

⑦襄武^{△△}漢縣，故城在今甘肅隴西縣西南。廉褒^{△△}爲右將軍。⑧狄道^{△△}漢縣，故城在今甘肅狄道縣西

南。慶忌^{△△}武賈子，爲右將軍。⑨天水^{△△}安定^{△△}皆漢郡也，地在今甘肅隴西北^{△△}見高帝紀。⑩詩^{△△}淇衣

辭。言於王之興師，則修我甲兵，與子俱征伐也。

儒林傳序

古之儒者，博學六藝之文，^①六「學」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②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廼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③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④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⑤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戾陳，^⑥奸^⑦七十餘君。適齊聞詔，三月不知肉味，^⑧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⑨究觀古今之篇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⑩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⑪於是敍書則斷堯典，^⑫稱樂則法韶舞，^⑬論詩則首周南，^⑭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⑮繩之^⑯以

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①六藝詩書樂易禮春秋也。

②陵夷漸積替也。

③語見論語，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

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

④語見論語，言文王久沒，文章之事，容不在此。

⑤答禮謂有問

禮者，則應答而申明之。

⑥匡，邑名，故匡城縣，在今河北長垣縣西南。陽貨有怨於匡，孔子貌似貨，

匡人見之，以爲貨而圍之。孔子周遊至陳，絕糧。

⑦奸，音干（ㄍㄨㄢˇ）求也。

⑧美舜樂之善也。

⑨是時道衰樂廢，孔子歸魯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⑩語見論語，則法也。言堯所行皆法天，巍

巍，高貌。煥，明也。

⑪語見論語，言周鑑夏殷之制而損益之，禮文大備，故吾從周。郁郁，文章盛貌。

⑫書起自堯典也。

⑬孔子以舜之韶樂盡善盡美，故欲用之。

⑭詩以周南爲首，關雎其始章也。

⑮十二公魯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公也。

⑯繩，治正之也。

⑰魯哀公十四年，獲麟，孔

子春秋遂絕筆。

④編所以聯次節也，愛玩煩數，故編簡之章，爲之三斷。傳每卦之象象，及繫辭文

言說卦等，皆孔子所作也。

⑤論語孔子之言。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自謙我但述者。⑥

亦見論語。言下學人事，上達天命，行不違天，故惟天知我也。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①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

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②澹臺子羽居楚，③子夏居西河，④子貢終於齊。⑤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⑥是時獨

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

宣之際，⑦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

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⑧六學從此缺矣。⑨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禮

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⑩陳涉起匹夫，⑪適戍以立號，不

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⑫何也？呂秦

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言七十者，舉成數也。

子張姓顓孫，名師。

澹臺姓。

子羽字名滅明，南遊至江。④子夏姓卜，名商，隱河東郡之西界。⑤子貢姓端木，名賜，相魯衛，卒

終於齊。⑥田子方四人皆魏人。一說，田學於子貢，吳起學於曾申，禽滑釐則學於墨翟，實非儒也。

⑦齊威王宣王也。⑧術士經術之士。⑨六學即六藝。⑩孔甲即孔鮒，見前孔光傳，涉敗，鮒

死陳下。⑪歐同驅。⑫質同贄，委質執贄為禮以相見也。⑬言尚須征定反者，如陳豨英布等

也。⑭皇暇也。⑮言稍用文學之士。⑯具官猶備員。⑰田何。⑱伏勝。⑲申培。⑳轅固。

㉑韓嬰。㉒高堂伯。㉓胡毋子都。

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

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

之士，㉔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㉕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

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㉖謹與太常臧，㉗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

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絲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道邑^①，^②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③，^④二千石謹察可者，「常」當與計偕。^⑤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⑥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⑦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⑧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⑨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⑩「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⑪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⑫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

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①先用誦多者。②不足，擇掌故。③以補中二千石屬。④文學掌故補郡屬。⑤備員。⑥請著功令。⑦如律令。⑧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①風化也。

②倫理也。

③詳悉也。

④方聞猶廣聞。

⑤舉遺舉遺逸之經典。

⑥厲勸勉也。

⑦孔

臧也。

⑧州有蠻夷曰道。

⑨列侯公卿所食曰邑。

⑩謂屬於郡國之縣及道與邑也。

⑪屬所猶在所。

⑫隨上計吏俱至京師也。

⑬掌故之官，屬太常。

⑭籍奏爲名籍而奏也。

⑮謂用諸有能通藝業而

稱其任者。

⑯謂平時所班下者。

⑰爾雅近正也。

⑱言詔書非俗吏所能明通宣布，使下諭其

意，故弘欲

文學掌故補卒史如下文，所謂以儒術緣飾吏事也。

⑲故治禮掌故在他官，遷擢常

留滯，今請遷之如下。

⑳文學掌故留滯在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而通一藝者，皆補爲左右內

史大行卒史。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後爲大鴻臚。吏而得至百石，爲其曉事優之也。

㉑此言故文學掌故在留滯及吏比百石，皆補郡卒史，非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

④言此數品先用誦多者。⑤言此數品不足，則擇現方爲掌故者。⑥中二千石屬，卽指左右

內史大行卒史。⑦郡屬，卽謂郡卒史。⑧備員，言此特以現文學掌故爲備員，若有不足，卽使充之。

⑨功令，篇名，新立此條，請著之功令也。⑩言此外皆如舊律令也。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①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②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①復，獨其徭賦也。②王莽篡位，更改官制，九卿分屬三公，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循吏傳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①民作畫一之歌。②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③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④蜀守文翁，⑤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⑥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而議鹽鐵矣。⑦

①帥，率先之意。②曹參代蕭何爲相，一守何之舊規，民乃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③滋，益也。殖，生也。④吳公，見賈誼傳。⑤文翁，於景帝末年爲蜀郡守，仁愛施教，蜀地大化。⑥攘，卻也。⑦昭帝始元六年，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罷榷酤官，鹽鐵未能罷，酒榷鹽鐵，興於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也。

及至孝宣，絲仄陋而登至尊，①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②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③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④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⑤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

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④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⑤

① 仄陋言非正統而身經微賤也。

② 質正也。

③ 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

④ 郡守諸侯

相秩皆二千石。

⑤ 所表即謂上增秩賜金賜爵也。

⑥ 廣漢、延壽、延年皆被誅。

⑦ 王成爲膠東

相，治有績。黃霸嘗爲潁川太守，京兆尹，治民寬和，爲漢第一循吏。朱邑爲北海太守，治行稱最。龔遂爲渤海太守，務以德化。鄭弘爲南陽太守，著治迹。召信臣爲上蔡、長及南陽、河南太守，勸耕農，務以富民。廩廩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

酷吏傳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下士聞道大笑之。」
○非虛言也。

○語見論語。格[△]至也。言民俱苟免，而不以惡爲恥，化以德禮，則知愧恥，而至於治也。○語見老子。

上德體合自然，故爲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滋，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言爲治之

體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
○罔[△]同網。此指秦代。
○遁[△]避也。言吏避君，民避吏也。
○不振[△]喪

敗不可振救也。④言其迫急。⑤媮意同愉。⑥溺沈滯不舉也。⑦見論語言使我聽訟亦無

異於人然立政施德能使爭訟絕息。⑧語見老子原作大而笑之大迂也下士以爲迂而笑之也。

漢興破觚而爲圓，斲珞而爲樸。①號爲罔漏吞舟之魚。②而吏治蒸蒸。③

不至於姦，黎民艾安。④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

宗室，⑥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⑦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

其資，⑧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⑨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⑩

①觚方也。珞刻鏤也。言去嚴峻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②言其疏也。③蒸蒸純一之貌。

④艾同艾治也。⑤言在道德不在嚴酷也。⑥轢音歷（力一）陵踐也。⑦夷滅除也。⑧資材也。

⑨見鼂錯傳。⑩郅都景帝時誅甯成爲治，致產數千萬，坐罪逃亡。

游俠傳序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①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②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③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④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⑤趙有平原，⑥齊有孟嘗，⑦楚有春申，⑧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④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⑤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⑤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揜擊⑥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⑤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

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

○語本左傳桓公二年。覲，幸也。覲，欲也。幸得其所欲也。

○見論語。言權不移於下也。○陪，重也。

④政，同征。力政，背棄禮義，任威力也。

⑤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

⑥趙勝封平原君。

⑦田文

封孟嘗君。

⑧黃歇封春申君。

⑨孟嘗之客，有能爲雞鳴狗盜者，孟嘗會賴其技以脫難。

⑩魏

齊爲虞卿之至交，齊將爲范雎所殺，卿救之。

⑪秦圍趙，趙平原告急於魏，魏王畏秦，不發兵，信陵

竊兵符，矯王命，殺領兵大將晉鄙以救趙而却秦。

⑫搯，捉持也。擊，古腕字。

⑬匡，正也。

⑭季路

孔子弟子仲由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赴難，被擊斷纓，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宋萬弑宋閔公，牧聞

而趨至，萬擊牧，碎其首。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二人。⊕語見論語。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皐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皐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皐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皐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樓護字君卿，爲王氏五侯上客。

⊖陳遵字孟公，官至河南太守，嗜酒而不廢事。

⊖原涉字巨

先，專赴人急，俠名極著，更始時，爲申屠建所殺。